

聖女瑪德肋納索非拔拉傳序

聖女瑪大肋納索非拔拉底傳記譯成中文，這是最適應潮流的了；我們能介紹此書於一般從事教育者，也引為榮幸。

聖女生於人心惶惶的法國革命時代，她在堅苦卓絕的準備之後，便將所有的歲月完全犧牲在兒童教育上。

在中國長期抗戰，一切都破壞了以後，一般從事兒童教育的男女教師，更該明瞭自己的義務，是如何的重要。

除了天主上智所安排的這位聖女——女教育家，要介紹一位更能鼓勵我們，更能吸引我們，更能切中實際而循循善誘的典型人物，恐是很難的事了，

誠然聖女是一位教育整個人者，即知識修養和道德修養的典型

知識修養的典型：她使教育者明瞭她藉着如何的工作毅力，和嚴肅，而求得了廣博深遠的學識。因此她辦教育，而能勝任愉快

道德修養的典型：她啟示她的精神受如何嚴格的訓練，度何種內修的生活，而能於成己之餘，教育他人。

聖女也是教育他人的典型。

智育方面：教育者應效法聖女，根據教材價值的高低，分配各種課程；應將宗教科課置於相當的地位，就是置於首位，他們應澈底明瞭自己的重大責任，就是她們原來是繼續天倫的教育者——兒童父母的任務，還該澈底明瞭它的重要性，就是要美滿地完

成自己的使命，努力進修，教學相將，造就有作有爲的青年；學識越豐富，教授的成效一定也越卓著。

德育方面：在此傳記中，教育者可見教育原理的實行，信而有徵，這原理是基於兒童個性的認識，和教育目的底明瞭：即教育是造成人，造成整個的完人，不僅注重身體和知識，而且還注重心靈，品行，判斷力，性格；總面言之：指導受教育者生活的方向，即達到天主所指定的終向，就是永遠的救靈。

在此傳記中，教育者又可見教育兒童的各科重要意義：如何改正兒童的不良的傾向，而不抹殺他們的個性；如何和諧地發展兒童心靈的能力；如何矯正兒童意志的薄弱，並補救家長的弱點；原來父母往往溺愛不明，教師則宜洗刷此種流弊，尤須注意教育的威權，如何培植兒童們的良心，使他們澈底明瞭現世人生不

遇是爲達到一種更高尙的生活的方法而已；使他們有毅然承受人生的困難，與來日的工作的能力。我們相信女性的偉大處，是在有意志，與服務忠誠：使學生在離校後，還受着教師的影響，完成學生在校時教師未竟的工作；使學生獲得信德的光芒，使她們牢牢記着聖女索非拔拉再三訓誨的：「聖心底真正的學生不應獨善其身，一使她們知道責任的意義；在她們心靈深處，灌注一種對耶穌聖心的真實熱烈的嚮慕，因爲貼合耶穌聖心是奠定人生重心點的方法，可以避免輕薄，浮躁，浪漫，動搖，與苟安於現代生活，而不求前進等等不良現象。

聖女索非拔拉底傳記，不僅有益於一般男女教師，而且詔告師生利用並發展天資，務期每人都成功光榮天主的工具，這是一教友生活必要的條件。」

假如青年時期的索非拔拉，不服從長兄，不努力求學，拋下書本而去嬉戲；因着她的自暴自棄，世界上便要少了許多教育機關，然而反是，因着她的努力，許多女青年，都有了求學之地，將來能在社會中活動；不過先要做優秀的教友，明瞭做天主子女的義務，後來則如教宗庇護十一世所說：「不要做喪亡的工具，該做恢復與救靈的工具！」

天主所賜予我們的恩寵，我們都要負責，該提高我們行善的目標，為公教女青年，在上海現在有二座大學，凡自覺有造就希望的年青人，不妨入某某專科，以期能更美滿地為天主，為公教，為社會服務。

一九三八年，八月十九日聖母聖心瞻禮上海惠主教

聖女瑪德肋納素非拔拉傳

耶穌聖心末僕譯

第一章

預備期 一七七九——一八〇〇年

霞尼——巴黎

拔拉姆姆(Mère Barat)生時的光景，實在帶着一種有趣的象徵；那些情形，使她的童年時期，充滿了古代傳奇式的情調。

她的父母——若克拔拉(Jacques Barat)與瑪麗瑪德肋納福非(Marie-Madeleine Foufé)——是誠樸的種葡萄人，居於法國霞尼(Joigny)比
| 俠洞(Puits-Chardon)路的一所小屋內。他們的家庭，是含有快樂之

情，因為已有了兩個孩子——一個十一歲的男孩路易，和一個十歲的女孩。他們還望家庭擴大，盼望第三個孩子於一七八〇年正月二日左右產生。

然而一七七九年，十二月十二日的夜裏，若克拔拉鄰近的一所房屋，突然燃着一陣猛烈的大火，這件意外的事情，劇烈地刺激着若克夫人——她的性情原是易於受刺激的。——以致她的性命，陷入於危境。就在這赤光四射，火炎飛明的夜中，瑪德肋納索非 *Madeleine-Sophie* 來到了世上。她生時是如此的細小，如此的纖弱，看來是活不成的。她的哥哥，年少的路易，做了她領洗的代父。這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，要將路易，自始做他妹妹的神師神父。出乎意料之外，索非生活了。這小女孩一達到說話的年齡，有人問他：「誰造了你？誰遣你來到了世上？」她莊重地答說：

「是火」·這不過是一句天真的孩子話，然而這句話滿含着深切的意義，因為她確有着火的本性·這樣的本性，使她的明悟開得格外早，成熟得格外快·她具有熱烈的性情，她只是依着她熱烈的感情而生活·這使拔拉神父要說：「我看到她猛烈的性格，自小便代她擔憂了！」

索非這種活潑的性情，是得之於她的母親——她是受過上等教育的婦女，而且是個很熱心的信友·她是按照自己的式樣，形成了她女兒的靈魂·她是不耳龔 (Bourgogne) 人，說到這地方，也是聖伯耳拿 (St Bernard) ·聖女若安拿向達耳· (Ste Jeanne de Chantal) ·波須厄 (Bossuet) 的生身地·昔人有言：「從不耳龔的葡萄園和耕種地內，淳厚，勁健，冒險的精神，自然而然會產生出來。」

在家庭和悅的空氣內，索非長大，熱烈而純潔·很幼小的時

候，卽在他的本堂學習要理。她是如此幼小，要聽她背誦，非使她上凳不可。考試的時候，副本堂神父，以她的身材論量，見她初領聖體還太幼小，便立即打發她回家去。可是正本堂神父，則較爲敏銳，要她回來，試問她：聽她那天真的答辭，很爲悅樂，便立刻允許她領聖體內的耶穌。

初領聖體儀節的印象，深印於這天賦特厚的小女的心靈中，聖寵飛濺下降，充滿這預備好的靈魂。這好日子的光彩，成了小素非修道聖召的曙光。

當時反宗教的理論，各處流行，把法國騷動，激起法國的大革命，惡風也流行到霞尼境。素非了解明晰那敗壞的學說：使人想不到她會明白得那樣深切，她說：

「人家想阻止神父們講論天主，呀！我長大了，我要幫助他

們！」一天有人對她講述一個修院，因壞學說的影響而離散了，她對自己說：

「我將來要做一個修女，然而要進一個和協而沒有騷動的修會。」

路易拔拉於其妹初領聖體時，已陞入參 (Sens) 大修院。他在十七歲前，畢業於霞尼學校，榮獲他學級的學位。他想做神父，那混亂騷動的時期，不但不能把這少年成神父的決心打消，反使之更爲堅定。二十二歲時，他陞了五品。他已讀完了他的專課，爲領受最後的大品，因年齡太小，所以回到了他的母校做算學教授。天主上智的旨意引導他到自己家內，以指引索非，蓋那時爲她，一種引導是必要的。

索非具有一種合度的小身材；她活潑的眼睛內，透射出熱烈的情感，從她的口邊唇角，顯露出溫柔的性情，從她的頰下，表現出意志的堅強，她那靈活的舉動，直爽的言辭，誰都要承認着「那不耳聾人的活潑。」

這樣可愛的女孩，使她的父母，實在驕喜，因此，他們很願意滿足她讀書的願望。她的哥哥拔拉修士，一了解小妹所稟有的才能，即明白天主所託付給他的工作；教育一位具有火燄心的宗徒，培植一個有毅勇心的貞女，因他明明見到在這女孩身上，有宗徒與貞女的材具。

索非的生活，從此轉入了一種新方向，她漸漸得到了路易性格上的一種特性。

清早起身，恭與彌撒，過後她便上那狹小的屋頂樓房，在那

裏誦讀不輟，除了吃飯之外，她幾乎沒有一時的休息。那教員（就是她的哥哥）怪苛求的，他因自己勤奮異常，所以非看學生手中拿着書本，而去輪流誦讀不可。

有一天，那嚴厲的教員不在跟前，她奔去收穫葡萄。說：「唉！我可以快樂一下。」可是她的母親，急速的來找她說：「快回來！看，你的哥哥回來了！」那收葡萄的籃子與刈刀，都從她的手中掉在地上，這可憐的小女，垂首喪氣嘆息：「實在的，各樣的快樂都含有苦味的。」這小學生迅速的進步，致教員也出乎平常速率去擴大教育的範圍。索非學了聖史，法國史，文法，數學，物理與幾何學的大綱之後，又學習了拉丁文；不久她已能念古代拉丁名家的著作。味爾日很媚惑她，味爾日作品的甜蜜，歌詠自然的麗辭，使她入於玄樂的境地。這含有藝術性的靈

魂曾說：「那時與其說我是一個教友，不如說我是個味爾日的信徒，更爲確切。」

讀了拉丁文之後，她又讀希臘文。當她翻譯荷馬的詩篇，她是怎樣的快樂。在她生活的終期，她還記得幼時讀書的光景，她說：「英雄的事蹟使我愉悅，那裏有寥廓的境域，心神於其中快樂而舒適，心靈感覺怪活動的！」

那時，恐怕有人，要想這青年修士，是一個幻想者，他的妹妹是一個自命博學的人：這完全不對。索非雖有這許多學識，她依舊是誠樸的小女，她的哥哥對於教育是雙方並進，一方面他注重擴大她的學識，同時也注重發展她心靈方面的美質。下面的例子能顯示出他的態度。有一天他見一隻綿羊，依依不捨隨着少女

的足跡，他說：「我的妹妹！你看這綿羊做甚麼？牠愛慕……」

索非不知不覺的有意要獻身於天主，漸漸不願戀她種種的化裝，捨棄了一切的脂粉及絲結等。她不喜歡人家的讚美，決絕地拋棄人家獻給她的花束，因為獻給她的人，有些媚意，她早熟的明悟推思這兩句詩：

我們生活的時日不過是一段，

朋友們！該快樂的去過啊！

她得到這樣深刻的理論：

「既然我們只有一段時期為生活，為甚麼還不把它好好地利用呢？」

況且昇平時代，歡笑行樂的時期，彷彿已成爲過去的陳迹。在法國先前，就是民間也得享受的那種歡娛的集會，如今都一變

而成爲討論政治的爭辯，因爲問題的嚴重，遂不能再有以前的那種閒情逸致。每個家庭，彷彿都籠罩著一層烏雲：大革命爆發，死的恐怖威嚇着事奉天主和服侍國主的人。

忠信的拔拉修士，沒有發那革命黨人所要求的反對聖教會的誓言，他於一七九三年五月在霞尼被捕，過後，拘送於巴黎，輾轉被禁於巴黎的監獄中。終因羅伯斯比之死，（熱月之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）而得免於斷頭台。那時他還沒有釋放，要恢復自由，須等待六閱月之後，即一七九五年二月。路易修士出獄之後，陞神父的聖召更堅定了。因爲他在監獄中，湊巧遇着好些很有聖德的神父們，做他拘禁時的伴侶。一七九五年的秋天，他在一個秘密的經堂內，領受了鐸德神品。這些秘密經堂，是信友們恐怖時代暗暗的避身處。過後，他回到了霞尼，再見他的

故家，但是他不能居住在生身的村中，因為偵探想誣告他，神父在那裏，祇得預備將來在巴黎所應負的職責。

索非在這悲慘的境遇中長大，有時在家，有時在鄉間親戚家內，就是生活所需要的東西，有時也缺乏。她那時只有十六歲，到底她的才能已經發展。她的哥哥看見姊妹的才能，想着還要加倍去發展它，但日後如何使用她的才能，這却是他此刻所想不到。後來拔拉修女回想這一切的事情，對自己的修女們說：「我可憐的父母，受了一種光明而高超的指示，聽憑哥哥對於我那一番教育，竟不顧旁人的指責，非議，譏笑。那時隣人都說：「使一個幼小而纖弱的女孩子，去研究這樣艱深的學問，是多麼的糊塗！這小小的索非，終日手不釋卷，埋頭苦讀，徒使她的記憶，充滿着古怪的感想。唉！若使她學一種職業，時時活動身體，她

的體力定然能比現在發達……」

誰給了我父親那種能力，使他犧牲自己的意見呢？（因為他本來和他的隣人，有同樣的意思）誰使他能耐住我的教員呢？這明明是耶穌聖心，在我父母那裏有耶穌聖心像，這像是我哥哥從巴黎送來的，還有一尊聖母聖心的雕像。在家庭內，我們祈求着耶穌和聖母聖心。

那時路易神父看見人人攻擊我們的父母，一方面，見我在霞尼虛度時日，他決意領我到巴黎去，我的母親猶豫不決，可是我的父親早已決定，她還是隨了我父親的意思。她看見自己的女兒在霞尼的小社會裏，已經有些成就，自然覺得有一番快樂之情，於是天主利用這種母親的傲心，利用哥哥對於我的期望，竟把這小女孩造成他的婢女。總說一句，在巴黎就如一滴水在海洋之

內，我披着我輕紗的首帕，穿着小小的上衣和短裙，望着那公弗朗（Conflans）的高地，在那裏休息。那時誰能說，在五十年內，我要以修會的名義，佔領那片土地呢！若那時我能想得到這一回事，我必定會嚷道：『天主是從無中造了一切……』

沿着色納水流，美麗的風景，提起她的回憶。這些景緻為遊玩的人，當然流連忘返。她對那無涯的天際，睜着大眼睛，沉醉於其中，忘了那恐怖時代的憂窘，似乎換了新的生命。

兄妹兩人，暫住在瑪肋（Marais）外郊，都冷（Touraine）街，杜瓦（Melle Duval）小姐的家中。她已把她屋內的一間房子，改為經堂。那拔拉神父，立即又使他的學生讀那很吃力的功課：聖經，聖教

教父們與演說家的著作，就是散心時，也得學意文與西班牙文。他是很嚴厲的，除非他的妹妹求他讓她修克苦工夫，那他就慨然允諾，因為他自律也極嚴的。

在這樣嚴師管制之下，索非處處順命，並聲明她要成一個聖女，可是她的哥哥不大信任，他說：「你是不能夠的」。她笑着答說：「我要修謙遜以達到目的！」

在這樣乾澀的生活中，若沒有天主格外的靈寵，拔拉母母說道，是要陷於志氣頹喪之中。她雖然離聖體近，然而並不去領，因為虛疑沉重，細察良心太細微，她的神師（哥哥）雖然那樣費力，要是沒有天主的幫助，所得的效果，恐怕也不過微乎其微吧！

了。

幸而那時瓦冷 (P. Valin) 神父出現了，使她的生活終歸於固定

第二章

聖心會的創立 一八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索非拔拉的意向，是要進聖母聖衣會（加爾默洛會）才能滿足她的志願。可是在法國，已經沒有聖母聖衣會了。在這躊躇不決的時候，她的哥哥，便打發她到霞尼，在父母那裏畧為休息。至於她哥哥自己，並不怎麼猶豫不決，而且很為僥倖，他已找到了一個修會，這修會是熱心的神父們，於流亡時期，在德國（*Allemagne*）聚集之後，按着聖依納爵所組織的規矩過活。修會的名稱爲「信德會神父。」

他們中間有三位，是由奧國京都維也納 (Vienna) 附近逃出來的，旅行了好幾個月，在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六日到了巴黎。

他們的領袖——若瑟瓦冷登凡爾 (Joseph Varin d'Ainvelle) 繼承一個抱着宗徒願望的聖人，這聖人就是肋阿諾杜乃利 (Léonor de Tournely)，他在世時，是傳揚敬禮耶穌聖心的宗徒，他願教導青年們，希望恢復後輩的信德，並且他想於學校中，修院內栽培出有着真正信德的人。

他在一七九九年去世了，沒有能够成就他所想望的工作。可是他似乎預見到將來的事實。他竭力重復地說：「天主要的；這個修會是終究要產生的。」他對他的繼承者瓦冷神父說道：「我的朋友！你已曉得一切，我全託付於你，你去吧！一點不要着

急，你要等待吾主的時候來到！」

有人把人的靈魂比之於一朵神妙的花兒，按着所處的環境而改變他的形態和顏色；或許，拔拉神父那嚴謹的靈心，一接觸了瓦冷神父寬宏的靈心之後，會開放着一種新芬芳而呼吸着那從沒有享受過的空氣呢！當瓦冷神父一旦問了拔拉神父在世上有所眷顧的沒有？他談及了他的小妹，說她有了二十歲，能了解拉丁文與希臘文，曾翻譯過荷馬與味日爾的詩篇，暫住於家內，她自信有修道的聖召，將來無疑是要進聖母聖衣會的。

瓦冷神父聽了這些話，就計劃到那未來的修會的組織。暑假後一看見了這年青的女子，他的意向更趨於堅定。他後來寫道：

「一月之後，索非拔拉小姐到了巴黎，我見了她，她是一個性情細緻，極爲端方而胆小的女子，我與她哥哥初次談及她的時候，我已有意付以重任，等到和她見面之後，我那種心意覺得更堅強更，透徹而更熱切了。那時我都明白了！她是怎樣的一塊基石！我對着自己說：『的確！就是在這基石上，天主要建設耶穌聖心會哪！』」

瓦冷神父就告知了拔拉神父他對於他妹妹所有的意見，拔拉神父受到了神光的啓示，他以爲自己的工作已經完成。便把索非委託於瓦冷神父，因爲他覺得瓦冷神父似乎奉着指導她的使命。

過了些時，瓦冷神父已經認悉這極純正，慷慨的靈魂。故此不但無間無斷地沈思到他的工作，而且很熱心祈禱。有一天他問

索非預備怎樣生活。索非答說，她覺得要過修道生活，尤其想入聖母聖衣會。瓦冷神父雖然不禁止她過隱修生活，却使她注意到她所領受的那高等教育。既然天主許她有這些學問，這明明是要她出外工作，以加增天主的光榮。這培養好的明悟，應該以之爲行宗徒職任的用具，若過隱修生活，便終歸於無用。過後瓦冷神父，談到聖心會，談到杜乃利神父的生死；講了這聖人所受的默啟和超性的光耀；談及在世間實行宗徒職務的必要，以復興敗壞的本國，和栽培那些勇敢誠正的婦女們，使她們爲新種族的良母。還應該照耀居在黑暗裏的靈魂，那在黑暗裏尋天主的靈魂。這樣淒慘的黑暗，一方面是因着「懷疑論」，他方面則是反宗教和「宗教有否無關係論」所釀成的。現在要用耶穌愛情的光芒燃起它們的熱情……索非默靜聽着神父的言語，她的靈魂好像

已浴有神光的想滿足那工作！那如何高超，如何美麗的工作！她滿嘗了神樂！

但是這時候，索非因自己謙遜，雖然被那偉大工作激引着，她仍畏縮着不知要做甚麼，她斷定自己為辦這樣的大事，只是個平庸的器皿，他自信為增加耶穌聖心的光榮，毫無能力呢！

「神父！我還得思量。」這是她完全的答辭，可是那時瓦冷神父，以毅勇的言語去鼓勵她，說道：「不要再思量了，幾時曉得了天主的意旨；不必推辭，只有隨從就是了。」

索非聽從了，聖心會如此就創立了。從此，杜冷路的小房屋，比了任何熱心的初學院還更為熱心呢！索非引導他的朋友阿大維巴利 (Octavie Bailly) 和洛克小姐 Melle Loquet 進會。那杜瓦屋的好使女，也求了入會的恩寵，願做助理的修女。

瓦冷神父，給這些新預備入會的女子們定了規矩。於是她們守默靜，熱心祈禱，互相親愛，克己從人，勉力成就耶穌聖心的犧牲，這樣她們度日子，有時瓦冷神父給她們講些道理，教訓她們，勸她們忠守她們所蒙的聖召。

後來瓦冷神父，回憶這初次的紀念說：「在開始的時候，你們初期的母母只有四個。早上彌撒過後，我召集了她們，開會討論。當時所提出的一個主要的問題，就是：修會的精神，該是甚麼？那時她們立即一聲答說：『是慷慨的精神，是勇敢慷慨地愛慕耶穌。看！這就是聖心淨配的本分。所以我們決意的捨棄那婦女們卑微的見解，不正的私愛，狹隘的器量，冷酷無情等：這都是卑劣，怯弱，分離的靈魂的弱點。耶穌聖心所要的，是偉大的

靈魂……

慷慨的精神，是這修會的特徵。聖心會把這種精神，賦於它所培養的靈魂。它的目的，就是完全成就天主的事業。蓋天主一造了女子，賦了給她勇毅，光明，柔順三種長處。勇毅以助人，光明以引導，柔順以捨己。捨己二字，是宗徒職任的意義；獻自己已在天主所定的時間，天主所定的地方，照天主所定的樣子，效法耶穌，隨各人的本分，去行一切事務，表明對於耶穌的愛情，而且不單單自己去盡此使命，還要形成別的靈魂去好好盡着此種職任，這是索非及他伴侶的永久使命。為實行此永久使命，在一八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聖母獻堂瞻禮日，在天上媽媽的聖像前，她和她的同伴自獻於耶穌聖心，甘願愛慕吾主，救人靈魂。

第三章

初期修院

亞面 一八〇一年

格肋諾甫 一八〇四年

波鐵 一八〇六年

亞面 (Amiens) 一八〇一年

一八〇一年五月，瓦冷神父暫時居於亞面，在那裏見到一所將要敗壞的寄宿學校，他想貧窮的修女們，必不苛求的，所以十

月十五日，聖女德肋撒的瞻禮日就定了契約，這所房子歸於聖心會的修女，這是她們第一座校舍。拔拉姆姆和兩個同伴，於十月十七日，在聖女瑪加利大護佑下，從巴黎來到了亞面。這兩位修女，一個是聖母聖衣會的，一個是往見會的，她們好似來護佑這新生的耶穌聖心修會的。

預備接新任，他們做了個熱心的避靜。這時候她們修神貧，謙遜，聽命。木板釘的樓房，改變了為經堂。修女們睡於簡陋沒有粉飾的寢室內，上面就是青石的屋頂。冬天要使身體溫暖，只有用草薦。所吃的，也只是寄宿生們食下所餘剩的。這些寄宿的學生約有二十位。巴拉姆姆後來每次提及這當初的光景她說：誰也想不到，我們在那貧窮困難之中如何歡喜快活啊！

索非修女教高級學生，又教幼稚生的宗教課。這一年之末，又開了一個免費的平民學校。學生的數目和修女的數目，一天一天的加多，可是那院長洛克 Loquet 小姐，漸漸表現不能勝任院長的職務。

瓦冷神父注意到這件事，忍耐了許久，終於老老實實的向她說明她不適合於聖心會。她本是有聖德的女子，故屈服聽從。離了修會，回到巴黎，在她自己先前所設立的女子習藝所裏，做了許多善事。

如今要選出一個新的院長，大眾的意見相同，便選了索非爲院長。她是受了高深的教育，並且也很聰慧；同會的修女們，見到她暗暗的行苦工，克苦犧牲，雖然年紀很輕，非得她接受院長

的職務不可。她只好接受這重任：蓋瓦冷神父以聽命之名爲題，對着她發出了很嚴肅的談論道：「天主爲甚麼造你？」「爲認識他，爲服事他。」「怎樣服事天主？」「承行他的意旨。」「好，天主的意旨，現在要你做院長。」

可憐的索非，聽了這些言語，就跪下流淚，苦求免除這樣的重任。瓦冷神父後來述說：「你們那個可憐的母亲的苦情，使我甚爲感動，她那時似乎喪失了她的生命。實際，除了她過分的謙遜以外，她處處配做院長。十年之久，她不斷地向我求那卸任的恩典。可是爲她神女們的好處，她是白白的求了。」

青年的院長只有二十三歲，她第一次召集她的神女們，跪伏在她們每一個跟前，口吻她們的足。……然她很快的證實她們一

意選舉的不錯。瓦冷神父爲鼓勵她，給她寫了幾封滿含有毅力與鼓舞的信。

正在接院長重任時，拔拉母母又嘗了別種的苦味，她的身體本來常是柔弱的，這時更不如前了。到底直到她生命的終期：八十五歲，她還是慷慨地背負了那種苦架。

格肋諾甫 (Grenoble)

苦難的收穫是豐盛的……

入會的修女，如潮湧一般，亞面的「搖籃」就是搬到很寬大的地方，也怕覺得太小了。

瓦冷神父寫道：「建立第二個修院，完全是必要的，既然你有這許多願望進會的，把她們安置在甚麼地方呢？」

一八〇四年八月初六日，瓦冷神父由里昂 (Lyon) 寫信報告：
「我爲你又找到了一個處所，要你住在那裏管理，你何不把你分爲四個人？……」幾天之後又說：「不必分爲四個人，卽分爲兩個人也可，我聽着你的哀求：呵！我的天主！怎麼做得？爲整理一處的事務，已是這樣煩難了，作一部份的事已是如此的荏弱，再去管第二部份的事又該何如呢？……」呵！小信德的靈魂！只要你依賴我們的主子！他要使你作每部的事。

瓦冷神父說他在格叻諾甫計劃着事業：「在那裏你要找到幾個靈魂很願意扶助你，然而尤其有一個……只有那個，就在天涯地角，你也該去尋找……」瓦冷神父所說的就是斐利賓杜賢 Philippe Duchesne，她的名字在聖心會歷史上與拔拉母母的名字是分不開的，這靈魂的特長處，就是毅勇的精神，她有個堅固的心，

教她做聖心修會的第一個傳信使者。這實在是是很適當的。

杜賢的一生，是充滿着阻障，她的父母許久阻止她的聖召，結果，她終算進了往見會的初學院。然而一七八九年的霹靂，又阻住了他願望的實現，但是却並沒有搖動她的決心……回到了世俗，在恐怖時代，她顯出驚人的毅勇，她所能辦的善事，都盡力做到了。她於困難叢積之中，教導了二十個流浪兒童的要理，終於使他們預備初領聖體。她說：『他們在路上常向我請安，以致人人說我認得一切蓂夫！』

她買回了先前入會的那座崇高聖母院(Sainte Marie d'en Haut)，但她遇到各種困難。可是這位剛勇的女子，逆來順受，她喜悅愛慕着受苦；只有這樣，才不為苦難所挫折。

杜賢母母確有一種堅勇，果敢，近乎男性的涵養，這正是初

期聖心會修女們的特長。她學了拉丁文，數學，就是那怡情悅性的美術，她也沒有忽略。在她先前的那所往見會修院內，她會集合了幾個同志，因再不能恢復聖女向達爾的會規，她就決意自獻於瓦冷神父介紹給她的拔拉母母。

一八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正滿了二十六歲的誕日。索非到了格肋諾甫，為開創聖心會第二個修院。她離開那不大穩固的亞面修院，感覺很苦痛。她說：「唉！當聖女德肋撒去創立一座新修院，離開她的神女們，所感受的苦痛，是那樣的大，你們應該曉得，像我這樣可憐的受造之物，所感受的苦痛更該何如呢？……在這撕心碎靈之際，只有至善的天主能把我支持。」

在這杳遠而困難的路途中，拔拉母母接到瓦冷神父的信。修會愈加擴大，神父要那會祖的靈魂更為高尙，神父本來願意她有

個寬洪之心。

「啊！我的神妹，你不是已給我許下說過：吾主一見你的靈魂，就常常會找到翕合他聖心的一個靈魂，一個常常準備着，爲隨從聖心意旨的靈魂，一個不畏懼困難的靈魂！」

幾天之後又說：「靈魂！靈魂！爲教導靈魂，爲救靈魂，該有個不狹小，不平凡的靈魂啊！該有比海洋還更寥廓的靈魂。你該信仰耶穌聖心，認識它仁慈的深淵，看着，你就要驚訝，勇毅，依靠……高興吧！你當是這樣豪爽，難得找着的靈魂……」

一到了崇高聖母院，拔拉母母心裏感動極了。正在她思念如何要向那院內主母問安的時候，一條走廊的門就大開了，廡內，她看見一個女子跪下，用依撒依雅先知的話向她請安「在山上

，那報告平安者的腳，是多麼美好的……」

「我那時，拔拉姆姆說，看見這樣的謙遜，只有驚訝！我呆住了……」

那就是杜賢母母·兩賢相遇，彼此十分愉快歡欣·傳揚敬禮耶穌聖心敬禮的熱火，不住的燃燒着·

可是要在這聚集各等修女的修院裡，又沒有一定的章程的修院，拔拉母母的工作，實在大艱難了·瓦冷神父嘗預料着說：『要進行，該當溫柔·一得人心，百般事務便會成功·急望事事順意隨心，那是絕大錯誤！』他教訓了她這句格言：『隨地隨時，該當溫柔，該有愛德·』

在聖母院開始的以前，修女們做了避靜，於避靜日內，那講道理的神父，要杜賢母母把她所最心愛的東西，獻於嬰孩耶穌的

馬槽下。她答說：「我沒有什麼可獻，除非這座修院，因為除聖母院外，在這世上，我見不到什麼愛戀的東西了……」

於格肋諾甫寓居的時期內，拔拉母母遇到一種很喜樂的機會，這為她是異樣的甜蜜。她能去領受教皇比約第七的降福。因為教皇於祝聖拿波倫君王（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）的歸途中，曾逗留於里翁。青年的院長，在這次的觀見，實感到教皇位勢的尊嚴，對於聖教的領袖，她感覺到特別的熱情。

在崇高的聖母院內她繼續她的工作和修養生活，為那些願望入會的，她加添了些功課，教訓她們，培植她們。

爲了福音而棄捨了一切的女子，清靜地在自己的房內，挾着雪花的朔風，由窗隙透入，她凝神默思，彷彿處身於象牙寶塔之

中。她眼前的境界，從沒有像現在這般自由，遼闊。她的思想，已越過了窗戶，飄過了亞爾伯山的尖峯，超過了那美麗的依色爾(Isère)谷，達於無涯的天際。

但是她沒有忘記亞面。她一到了修會的第二搖籃，就明白兩座修院彼此緊緊連絡的必要。明顯地是要有個總會長。一八〇六年，投票選舉，她被選了。她接受了新任，可是一點也沒有改變常態，她常常做謙遜的事，比如掃樓梯之類。一幾時有人來和我說話，我問道：你要找尋總會長吧？……我就把我的掃帚放在背後！」

在選舉的地方已建立了一座童貞聖母堂，在堂內一塊大理石上，記述了這次選舉：

新總院長於一八〇六年的冬天到了亞面。對於寄宿學校極爲

注意，過後她於五月間回到了格叻諾甫。在那裡過了幾個星期，就接到了瓦冷神父的報告說要她往波鐵 Poitiers去立一座新會院。

波鐵 一八〇六年 Poitiers

經過法國，從多非乃 (Dauphiné)到波多地城 Poitou在那時是極難而很遲緩的。有一段很感動的記述，細講這次行程的情形。

在里末熱 (Limoges)，由一位神父，託了一個車夫，領導拔拉姆姆和她的同伴到波鐵 (Poitiers)。可是一見到是個裝貨的車子，她們感到了一陣驚訝。她們坐在一網網的乾草中，到了夜間十點鐘，車子纔走了三法里的路程，只得逗留於一所寂寞的旅店內。講到他們暫宿的房間，是老鼠集會的處所：翌日，車夫起來得

很遲，但拔拉母母因那車夫起來得遲而得到的惟一的安慰，就是能進一個小堂望了主日彌撒。第三天的行程，也是很遲緩的，所以有暇去念經，祈禱默想，並且卡旦司 (Candace)——這就是那車夫的名字——說他的車子壞了，不能再遠行，要修理的話，得待四點鐘。七月二十二日，是拔拉姆姆主保聖女馬德肋納的瞻禮，她的同伴爲慶賀她，在草地上摘下了幾朵野花兒，做了一首絕句詩獻給她。待車子修理完畢之後，空中又下了大雨。不得意卽在那狂風暴雨中驅車疾馳，路上遇着一個騎士，見了她們，帶譏笑的口吻說：「唉！可憐的修女們！」到了波鐵，她們實是疲倦極了。

拔拉母母敘述這件事情道：我們這一隊，實在使人好笑，到了我奉命要創立那個修院的城市，爲阻止風雨，爲避免旁人的注視，我們只得用一塊飯巾做成窗簾，可是那窗簾太小，不能隱蔽

我們的身子，我們那時狼狽的形景爲那些好奇的人，真是一幅美景。車子的聲音，引起她們都到車窗前面來看……我不能停立在路上，那時碰到一個女子，她願意背負我們的行李，並且領我們進了屋中……那時，我們窘態畢露，暴雨依舊下個不停，我們沒有甚麼可以遮蓋，所以全身都透濕了。

在波鉄有一座非蘭弟 *Fenillants* 修院，大革命時，未遭全燬。就在那裡，拔拉姆姆設立了一所學校。一位信德會神父來講避靜道理。避靜後，許多年青女子很踴躍地請求入會。拔拉姆母心裏很喜歡，以後，她隨時隨地。每逢談及波鉄，常呼之爲「我那初期的聖教會。」亞面彷彿是白冷的馬槽，革肋諾甫算是拿匝肋的工場，但波多的事業，使人想到宗徒傳教的時候。

在波多地方，秋天清晨是特別美麗，小鳥鳴歌，樹葉搖動，

太陽的紅光照耀着一片碧綠的田野，圍繞修院的柏樹沿着清流，曲折迤邐而前，好似金線一道，在這時候聖女熱心祈禱。修院有園，園中菩提樹蔭之下有一座聖若瑟小堂，拔拉母母在那裡長久的祈禱。在岑寂的中間，常能聽到她喊着杜爾乃利神父親熱的呼句：「天上的平靜！天上的平靜！」在一株很老的核桃樹下，那些初學的修女們，聚集圍繞着她們的母母，聽她談論着愛慕天主，愛惜靈魂……

實際上，初學院，寄宿學校，貧民學校，都是她們熱心服務的成績。

從這火審中，還有取不盡的火星呢！

第四章

聖女瑪達肋納索非 總會長

行政和組織

神修引導

書信

旅行和參觀

一八一五年的公會議行過以後，聖心會的組織和章程，都議定了。修會的服裝亦擇定了。從此以後，修會的數目一天比一天的加增發達。

一八二〇年，因得到王家的資助，聖心會在巴黎買了比龍大廈 (Hôtel Biron) 和它美麗的園子，這些園子，是位於瓦乃路和巴比倫路中間。

還有別的一塊地方，因他歷史的悠久，很覺貴重，這就是近着都爾 (Tours) 的馬木鐵 (Marignolles) 修院，在那裡，從前聖瑪爾定，召集過他起初的門徒們，後來陞了主教，還和他們在那裏過過隱修的生活。

法國其他的大城市，也祈望着有聖心會的修院。聖心會在比國，開始於一八〇九年；在者德市則在一八三五年已開始創立。一八二三年比厄蒙 (Piémont) 地方亦已有聖心修院的設立。翌年，即一八二七年，聖心會進了羅馬，教皇良第十二世親自代表聖心會和法國政府接洽，使那從前屬於最小兄弟會（聖方濟各保

拉會)的修院，即聖三崇丘修院，歸屬於聖心會。這修院是法王加祿八世於一四九五年在賓却(Pincio)山頂所建立的。

荷蘭，渥斯法利(Westphale)，英國，愛爾蘭，西班牙，馬爾克島，南北美洲，先後都繼續着有聖心會的修院。會祖曾說過：「我們不過勉強進行，現在既有如此成績，可知天主聖旨的能力了。」

論到聖心會總會長拔拉母母所盡的責任，大家都驚訝她的智慧，她的聰明，她的高見，她的手段。歐洲在第十九世紀經過數度的革命，多次的疫病，故此聖女屢次看見了自己的修院封閉，自己的神女們在困難之中，或染疫病或染霍亂症……她的身體又衰弱，冬天的時候，時時逗留於疾病之中……但是她到底成功了極大的事業。

以這樣的事業，能有這樣驚人的成績，這顯然不是一個女子的事業，也不是人間的事業，是天主借了一個聖女的手所創辦的事業。

聖心修會各分會的中心是總院 (La Maison-Mère)，然而總院之心，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五年，五十年之久，則是會祖·的確，聖女瑪達肋納索非當總會長，管理修會，一直到死，前後共經六十三年。

她因久居會長之職，深恐對於謙德，不能顧全，因此她選了瑪麗修女做她的導師。這修女是個鄉間的女子，不免舉止帶些粗魯。聖女完全服從她，她對於這修女，默默的發了聽命之願。瑪麗修女死後，聖女哭了許久，屢次到她生前的寢室去，回想她曾

經說過的土語與笑話，總助理母母們，看到拔拉母母的克己精神是何等大，選舉了依搦斯修女，以補馬麗之缺。這依搦斯修女，態度溫柔，和悅可愛，忠心謹慎，和先前那修女相較，是很有分別的。後來有人記載：「我們當然很歡喜，但是我們的母母嘆息往日，蓋昔日粗魯的瑪麗修女，常常給她機會去修謙遜之德……」

母院是總會長平常居的留地方，總會長選後出，她的任期為終身，幫助她治理的，有四個總助理和幾位省會長，這些省會長（或區會長）管理她們區域內各會院的事務。在定期內，她們須集合母院，會合了總會長舉行會議，規定修會的事務。全世界各分院的院長，都由總會長直接委任。

母院不單是行政的總機關，尤其是祈禱的所在，因此有特權

常顯供着聖體。

神修引導

在聖女瑪達肋納索非近傍朝拜聖體的，都是些有志入會和初學的修女。她們對於聖召，極爲重視。聖召是天主的徵召，是天主散佈的種子。然而修會的進步，全依賴初學修女們的人才和修養，因此拔拉母母怎能不注意到靈魂方面的教育呢！她說過：「初學院就如修會的磨子，把麥粒從各處收來放進去，磨好了，便出去，再等別的麥進來。啊！是的！確然是在這裡，麥粒磨好了，麥粉與粗糙的麩皮分離了。該存麪粉，雪白而潔淨的麪粉，使之堪當生活之糧，就是耶穌！」

直至一八一六年，她直接陶冶亞面、格肋諾甫、波鐵三處地

方的初學修女，關於當時的事，曾有記錄，那些記錄，實在就是聖女遺訓的敘述。一她教我們總不要自怨自艾因為我們在現世，在永遠都是有福氣的。在現世因為耶穌基利斯督常在聖體內和我們一處；在永遠，因為我們佔有我們的淨配耶穌。她還要我們性情和易，不要喜怒無常。因為我們究竟是幸福的。她第一步，要洞悉我們所受的初步教育，在宗教方面，理智方面，和智識方面能有什麼影響。對於初學修女們，她急切要知道她們的性格，一經認識，她便不顧一切，勇往直前，不遺餘力地去求改良之道。她隨時隨地，用靈敏的手腕和不耳聾人的機智去改善她初學修女們的短處。

拔拉母母常說：天生的怪癖，在養成之前，應當把它芟除。她又反復着的說：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行爲，應該忠實地去檢查，

一不經心，就像編織絨線的針上脫下一針，因這小小的遺漏，能使全部受到影響。那時初學修女們曾說：「我們的母母，燃燒着我們，我們如有些小冷淡，只要見她，我們神修上的溫度就會加增，並不是在感官上感覺到什麼安慰，却是神修方面的德行不期然而然地進步了，我們的信，望，愛三德無形中加深了。」

她見她親愛的初學修女們，信德的活潑加增，進步，她便對她們說：「孩子們！快把私愛的餘渣清除，私愛在修院內，比較在任何地方，更為可畏。」

她慷慨的格言中，這一句是她常說的：「與耶穌基督督不可講價，若是他向你要一塊布樣，你便該把全疋給他。」

脫離我們自己的私意，從耶穌聖心，投奔到聖體裏，她有這一個唯一的好方法，這戀愛聖體的好母親向我們說：「到聖體跟前

去吧！愛慕聖體……一個受造之物爲別個受造之物能做什麼呢？可憐的孩子呀！我們要的是天主，我們心裏缺乏的，是他的愛情。你們進修會只是爲他，不是爲我們人。你們從前不認得我們，當然不是爲我們的緣故，你們才進修會。若你們明白這事，你們會克服一切困難以求達到目的；……」她和聖方濟各撒肋爵同樣地說：「憂鬱的修女，是個可憐的修女。」她是如此溫柔，如此寬洪，然而她願意人人能欣然承受自己職責上，地位上的種種困難。她遇到了一個愁悶的修女，這修女的愁情就該消失……她會對她說：「不得了呀！你職務上的一種小困難，能使你放棄一切所有！那末我這匹戰馬是怎樣地懦怯可憐！……到了臨陣的日子，我只好把你放得遠遠的，讓你跟在背後……你這樣沮喪的神氣，會阻礙你神姊們的毅力，頹喪的臉容，能削減宗徒事業的

奮鬥精神，這奮鬥精神，並不妨害謙遜反能增加謙遜，愁眉苦臉的態度，不過是私愛的劣跡。……」

當她責備人的時候，她的神色，她的體態，她的舉止，是可怖的，好像吾主耶穌，在聖殿內，和那些做買賣的人一樣，可是她既然根據正義而動怒，她的忿怒不足以動其心，因此她的威顏一露立即又和顏悅色去對待別人。

她雖富於感情，可是剛毅嚴正，沒有絲毫荏弱優柔的表現。下面的例子，便足證明：一個初學修女，胆敢譏笑她千補百納的衣服，拔拉母厲色正言道：「你不懂得你的幸福，這是耶穌基督的制服，你不配再穿，所以你還是把這種衣服脫下，重穿你在世俗上所穿的吧。……」

天主的婢女，常靠謙遜的德行去補助它方面的不足。她稱謙德是修補一切破殘的針。『她常常說：你一天沒有行謙遜，你該承認這一天是白白的過去了。謙遜的德行，是偉大的靈魂的德行；至於微小的靈魂，謙遜可以補滿它們所有的一切缺點』。所以：『對於我們的內心生活，我們總不該因循苟且，偷安於一時。我們應該擇善而行，不管代價如何，終須立下永遠的基礎，固定的地位，這樣，雖然費力於當初，但是一勞永逸，永無後悔的苦痛，這豈不是一個偉大的靈魂，一個常常契合天主聖意的靈魂的成績嗎？』

因為初學修女的人數激增，不得不把她們由巴黎的宿舍，分遷到聖弗朗初學院（Conflans）。會祖生前，還開闢了別的初學院

，她去看望這些初學院，一方面她很快樂地去參觀，另一方面她也認爲這是她的本分。

初學修女既遷了地方，母院就成爲年青修女們聚集的地方。這些修女，都已在五年前發過初願，從全球各處到巴黎來集合，在那裡得過六閱月的預備期，或稱第二期初學，預備期終結時當避靜一個月，然後便發大願。

全球各處，不但是歐洲，而且南北美洲，澳大利亞洲，現在再加上亞非兩洲。她們既來自不同的地域，往往具有不同的精神，和不同的語言，彼此集合，等於造巴伯爾塔 (Babel) 時，彼此不能了解。然六個月的訓練，使這個巴白爾塔一變而成爲聖神降臨的廣庭。從此在同一的信仰下，同一的規律下，同一的統治下，溶成一片，造成了同一的精神。總之，這就是宣誓發願時所用的

十字架上刻着的一句箴言：「一心一德在耶穌聖心之內。」這就是聖心修會的偉大能力，也就是這訓練時期的主要工作。

發了大願之後，拔拉母母訓迪她們當如何開始她們以後的新生活。她說：「從此以後，不論你們派遣到那個修院，天主要你們每個人都成爲光明，模範，砥柱。光明以照耀，模範以感化，砥柱以支持。」

日常生活

訓導勸告以陶冶靈魂，是聖女瑪達肋納索非的特長。雖然她的修女們分佈於全世界，她那母親的心緊隨著她們，不斷地書信往還，互訴心曲。

母院不論在那裡，常常有一間很樸素的，沒有地毯，沒有
繡幔的房間，裏面只放一張小小的書桌，和一個放紙筆的架子，
幾個櫃子，幾個墊有草薦的椅子，這就是聖心修會會祖的辦公室。
·若是修女們因孝愛之情，當她巡視修院時，爲她安置些窗簾，
靠手的大椅，寫字台等，她便和馬麗修女一起緩緩的搬開，放在
走廊裏，稱爲「奢侈的行李。」過後，便帶着雋永的態度請經理
母母代她把門外的東西整理一下。

照常規，她五點鐘起身，進經堂，在那裡長久的祈禱，恭與
彌撒，領受她的日用糧食：聖體！

八點半，她開始工作。在聖誕節時候，每天工作之前她常口

親她可愛的耶穌聖嬰像，別的時候，則口親一尊從中國寄來的象牙聖母像，因她每天熱切的親吻，那像的顏色竟至漸漸退滅，非得時時去染新不可。依搦斯修女說：「假若她沒有這些東西，她就感覺不快。」

在那時候，收發信件每天只有一次。因此每天寄來的信札常有盈堆，致那郵差驚異地說：「看哪！這可憐的婦人，有這許多事務，若要她一一回覆，我實在可憐她。」然而拔拉母竟一一答覆，每天她得在紙上，振筆疾書至五六小時之久。她不停地寫，除非去緊握掛在胸前的大願十字，或因默禱吾主的啟發，指示而雙眼注視苦像，才稍停片刻。她書寫的時候不斷地有人來煩擾她。她說：「我願能如凱撒一般，同時能做四件事情。可是我薄弱的智力，同時做兩件事：寫和聽，已感不能勝任。」

有時她停筆，因為要到經堂裡去。這在她的許多的信上念到：『我的神女！我匆匆擱筆，我願意去念一會兒經。』

在聖女的信中雖然有時帶着雋永有趣的語調，可是她並不講究辭藻，她的信裏在在足以表現一顆母親的慈心，一個明白清楚的頭腦，和一個平衡鎮靜的靈魂。不論敘述何事，字裏行間，每事不忘耶穌聖心，到處表現她愛情的火花。一次她寫了這一句：『呵！我的神女！每次我着筆，若不寫到耶穌聖名，我心裏便要抱歉。』

這些書信，既然反射出聖女的靈魂，那末它們會發生奇妙的效用，當然無足驚異。只是拔拉母母自己似乎並不知道這一會事。有一天，有人告訴她，說她的一封信！對於一個靈魂發生了極好的影響，她喊道：那封可憐的信，寫得如此草率！怎麼會有這

樣的結果！——於是人家答應說：「那末這封信難道在路上自己變了嗎？……」

不論在瓦肋乃路母院，或在因瓦里路母院，總會長的住所常常關了門；由馬麗修女，守門至四點鐘，以免閒人的騷擾。可是那看門的一把信件發出，便可見到總會長母母到草地上去散步，那裡有七條牛，安安靜靜地吃着草。這牧人的生活，似乎恢復了她耗去的精力，休息了她一天的辛勞。

她常走到家禽院裏去問問新孵的小雞有了多少。她有時走到園裏去呼吸新鮮空氣，很留意那些枯萎的小草，她微笑說：「他們根上缺乏滋潤，這完全像我們人類一樣，我們靈魂的根上缺了謙遜，便像這些小草，要憔悴下去……」依爾斯神妹，你快去裝滿這

噴水壺，讓我爬開乾土，把石子除去，使水流浸入，好讓這天主所造的生物得以生活……呀！若我能把謙遜之德，毫無障礙地灌入各人的心靈，那不是更好嗎？因為沒有謙德的心，好似乾涸的土地，耶穌的性命，不會在這種心裏滋長繁榮的。」

有一天，她摘了一枝玫瑰，正在欣賞它的美麗，呼吸它的芬芳，忽然，急急地把它拋棄，口裏嘆道：「呵！我該對它說：『你又不是我的天主。』」

有一次，她清除荆棘，那伴隨她的修女，見她的手臂刺滿了小泡，願意阻止她。可是聖女很興奮地答說：「你如學我的樣和我同做，那末一會兒就完了！」

有時候她出一張告示，召集衆人：「四點鐘，我們的母母請

一切有空的人，到場上來，和她收拾核桃，或翻弄乾草，採摘豆莢，果實等……拔拉啟。」她扶着梯子，使年少的上去，採摘果實，放在筐子裏。聖女不但以善言勸導她的神女們，尤其以她謙遜的表樣感化她們。蓋會祖或摘果子，或剝豆莢，她常跟從別人的意見。有一天，她在廚房裏，洗剝番薯，她說：「我的神姊！請你告訴我怎樣做，我完全不會……」

這些事情，一點不妨害她運用她靈敏的腦筋。總會長母母就在這時候，召集她的助理修女們，有時也叫幾個學生來談話。那時她坐在一張粗陋的椅子上，每個人可向她隨便談論：她聚精會神地細聽。

一到五點鐘，她便逃走。說她逃走，並不為過。因為她急於進堂，去解她的神渴。

念過晚課，她和忠實的馬麗修女或溫和的依孺斯修女念玫瑰經……

旅行和參觀

母院和各分院之間，雖然書信往還，互相報告一切，可是仍不免有隔膜的情形，因此會祖須常常旅行，去看望她的修女和學生們。那時鐵路尚未通行，她只得坐了公馬車，長途跋涉，非常勞頓。等到後來鐵路通行時，聖女馬達肋納索非，已經年達遐齡，她衰老的病軀只得困居母院之中，不能再作長途旅行了。

這些遊記，在聖心會歷史上，供給了不少有趣的資料……
當時車夫喬治，趕着大車，沿了亞德利亞海 (Adriatique) 從羅

瑪到都林經過意大利全境。那六月的中午，赤日當空，炎暑逼人，下邊，一陣陣的沙塵，被馬蹄捲起，使人窒息。拔拉姆姆想到同伴修女們的苦況，停止了她的祈禱，對車夫說：「朋友，我們的旅行規程是怎麼的？他們使用意大利語開始會談了。下邊便是車夫的答覆：

「我們該在昨晚用過晚膳和宿過一宵的旅館裏，在清早四點鐘動身出發，沿途聽到鐘聲，便進堂望彌撒，領聖體，如果時候還早，我們便進早餐。」

那些旅行修女聽那車夫，對於她們的神修生活談得頭頭是道，不覺好笑。喬治又繼續道：「十點左右，下車午餐和歇中覺，讓馬也好休息。」沿途食宿，都由喬治料理，旅行了好幾天以後，他覺得拔拉姆姆的聖德與衆不同，所以每次進了旅館預定房間

的時候，他必預先關照侍者說：「是爲一位聖女！」他的意思，以爲聖女是應受特別優待的。

在亞平寧山(Apennins)，山路紛歧。那時馬麗修女說：「母母！我們下車步行登山吧。」她默然聽從；可是，隔了一會，拔拉母的伴侶們，看見了一種奇異的景象，那時她們正採摘路旁的小野花。她們看見拔拉母靠着喬治的手臂，喬治好似負着珍貴的東西，一面他俯首靜聽着，顯然他們是在談論靈魂上的問題。結果，在旅行的終期，那車夫和天主訂好了約。

那記載上又說：「到了晚上，我們的母母，並不注意到我們身上滿被的塵土，也不留心到在耳邊嚶嚶作聲和刺螫我們的昆蟲。偶然感覺我們對於她的孝心和將護，她便微笑着說：『不必如此

，這些小痛苦，小逆境，都是我們補過贖罪的好機會，你們防範阻止這些小苦楚來侵擾我，豈非不過是溺愛姑息嗎？」

她又說：「我們旅程中，既然停止了日常的克苦，耶末至少和顏悅色地去忍受這些臨時的不舒服：譬如冒寒犯暑，忍飢捱餓，蟲螫蚊吮等等，能够無怨無咎，心平氣和地忍受這些苦况，正好替代我們日常的克苦。總之，犧牲應由我們做，權利應由耶穌聖心享！這樣便是救靈的捷徑。」

有一天，在一個旅館內，一個使女，引起了聖女的注意。飯後拔拉母便以溫和慈愛的面貌問道：「我的孩子！你與天主何如？」答着那個問題的女子，始則承認自己的過錯，繼則痛悔哭泣。那時馬麗修女代她做事，讓她暢談經過，終於使她深深回頭。

另有一次，聖女瑪達肋納索非坐車的時候，聽到兩個法國中部的鄉下人，在車中談論市價·牲口等事；其中一個對修女說：「修女！你們真幸福，講到我們，天天勞碌不休，真難度日子啊！」

拔拉母母答道：「我亦不得安寧·我爲自己爲別人，也常勞思不休：世上許多人，只知求現世的名利不知道想想別的世界——永遠的世界·還有天堂，地獄等：朋友們！你們是否思量到這些？」

「一點不想，好修女，這事使你難受麼？……你的善心是否有用！……」

拔拉母母便對那兩個旅客講了下面的一段故事，他們一字不漏地留心靜聽着，她說：「有一次兩個旅客，遇了一個隱修士，

便對他說：「可憐的人！若是沒有天堂，你確是受了騙。」那隱修士答道：「若是有地獄，你們更受了騙。」說完，聖女取出念珠對她們說：「我此刻爲你們祈求聖母，你們各位自己想想，我們現在終算在旅行時相會了，希望將來，還要永遠在天主台前相見才是。」結果這兩個靈魂得救了，他們允許以後要熱心事主，避免地獄，得升天堂。

當總會長旅行完畢，回歸母院，久別重歸，那時是何等的快樂呀！院中那些孩子們也樂不可支，其中有一個，二十五年之後，還感到那時的印象，她敘述當時的情形，好像還在當天。她寫道：

「中午時，瓦冷路修院的大門開了，一輛車子疾馳而至，繞過圍庭，走經學生們的飯廳。立刻，我們都跳起來，湧上去熱烈

地歡呼。車夫勒住他吃驚的馬，自己也呆住了。他問：「爲什麼我們欣喜欲狂？難道是一位公主駕臨了麼？……」爲我們不但是公主呢！原來是我們的拔拉母母！……」

因這些具有傳信熱的旅行，奔走，以及許多書信的往來，密切的談心，院長和修女們之間，互相認識，彼此了解。她可以和那善牧者同樣地說：「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認識我。」因爲她手下修女們對於她的愛戴敬仰之情，是非常深切的。她們既然體念過她的熱心，認識過她深深的謙遜，和領導過她愛人不懈的精神，那末她們異口同聲來宣布她是「真福，」又何足爲奇呢！」

第五章

聖女的德行

祈禱生活

謙遜

仁愛

她的祈禱生活

六月中的一天，薰風拂面，暑氣中人，她說：「啊！我的神女們！我願各處灼熱！愛火常在我們之中，讓吾主灼熱我們，不

久，一切便都被愛火燃着了！」

有一天晚上，她急促地走進了公衆的預備室，重複說着：「棄絕那不愛耶穌基利斯督的人！是的，該棄絕他！」她那時的聲音，非常熱烈而有力，別人不知怎麼回答她：聖女乃反覆嚷道：「怎麼？沒有人應響我的呼聲？不幸，耶穌不爲人所愛呀！」

夜裏，常常可以聽到她熱切的呼喊：「我的耶穌！我親愛的主子！」有時她拿着和她寸步不離的苦像，患病時，有人問她「不要什麼東西，她答說：『我不要什麼，只要愛耶穌，只要耶穌爲人所愛……』」

愛主之情，既如此懇摯，祈禱當然就是她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她對一個知心的院長說：「那個曉得愛惜時間，他能找出許多愛天主的時候來，就如我，雖然每天要做許多事情，然而我還能夠

用六七點鐘工夫去祈禱……」

朔日，她怕昨天說的話：人家不明真意所在，反而招到人家的敬重，她便解釋道：「因為我夜間睡得少，自然用夜間的時候來思念我們的主子；午後，我也祈禱，不過與其說祈禱，不如說是休息。怎麼能稱之為祈禱呢！」

「實際，的確是和耶穌聖心一種深切的契合，因為要修會名實相符的緣故，她常注重對於耶穌聖心真誠和堅固的敬禮。」

「一切愛情與救世的奧蹟，都是由耶穌聖心發出，自從救世主的天主性和人性在聖母懷內結合，他聖心內最初的愛情，便貢獻給我們，他自獻於天主聖父，為贖我們的罪，為救我們……」

由上面的道理，聖女就引了結論：「假若天主耶穌之心，是降生救贖，聖祭和天堂真福諸奧蹟的焦點，那末，我們的祈禱便該相

合於這些奧蹟；若是聖愛逼迫耶穌犧牲一切，我們一方面便也該犧牲一切。若是耶穌聖心，是一切德行的模範，尤其是謙德的模範，那末我們便該修一切德行，尤其先修謙德。」

這種犧牲和修德的精神，實際已契合了耶穌聖心的真精神，契合了聖心無限的愛情，和無邊的仁慈，因而開闢了默想的新途徑。無論在什麼時候，不論那一種靈魂，無有不可以實行這種犧牲和修德的精神的。而且，也便是聖心修會特別的內修工夫。

對於聖心的敬禮和對於聖體的敬禮，兩者是密切相連的，在這點上，聖心會的修女們，也似乎已經把這兩種敬禮，融合爲一了。

熱愛它人的靈魂，愛憐貧窮可憐的人，專一內修，尤其是仁愛，這些，都是這種有生氣和有效力的敬禮所產生的效果。

每月，一切聖心會的修院內，有一個特別光明燦爛的日子，這一天，爲那些寄宿學校的老學生，也是一個可愛的紀念日，就是每月的首瞻禮六，外面沒有什麼特別的敬禮，但是一種熱烈而晴朗的空氣是醞釀着，在一切聖堂內，都供着聖體，在供着的聖體面前，有時整天的點着一根大蠟，這是表示寄宿學校，各處有着一種活力透入靈魂之內，工作在那天雖然沒有停止，可是和平的工作迥乎不同，彷彿人世和天國已近在咫尺。

每月中還有一天別的節日，好像是補充耶穌聖心首瞻禮六節日的，這就是聖母聖心的慶日，這日是聖心會第二個主保慶日，故此每月首瞻禮七，也好似還反射出隔天的餘光。慶祝這天的理由，是太明顯了，不必什麼說明：聖母之心和聖子之心，是不能相離的，聖心會本亦貢獻給聖母聖心，然而所以只稱之爲耶穌聖

心會者，原不過是節省那誓願的文句，至於原意，本是如此：「
爲愈顯耶穌聖心和聖母聖心更大的光榮：。」

內修的生活，該是熱烈的，拔拉母母願意把聖母聖衣會的精神，去培養自己的神女們。她說：你們思量過了沒有？我們的聖召，雖傾向於傳揚信德，但是深奧的潛思內修，也該注意。有幾位修女，有了進聖衣會的志願而未能達到目的，但是她們對於潛修，已很有心得，她們沉思默想，回到自己的內心深處，去找尋她們的淨配。這個淨配，就是她們一有工夫，趕忙要到聖龕前去找尋的；找到了之後，要在他跟前完成她們一切事業的那一個。這幾位修女，因她們的潛修工夫，已有成績，因此，我才能把她們造成了最優秀的傳信修女。

聖女瑪達肋納索非常常講到她對於隱修生活的旨趣，她自己的個人傾向：「獨居，精究聖經，絕對的靜默，合唱日課經，這些都是人世間的天堂！」她又說：「要享受典型式的隱修生活，豈不是先要上過教課，每天監視過四次學生的遊戲，年輕的時候睡過在學生的公衆臥室裏，中年的時候做過院長，老年的時候當過了總會長，才能享受這種生活嗎！……爲我呢，隱修士的一角小園，一間小小的陋室，使我饑涎欲滴！啊！假如我的職務，不是我應做的終身苦工，我早已辭去不做，使我能專務神修，只求天主！……」

有一次，她正在懇切祈禱，她和吾主耶穌彷彿心心相照地在談心。有人叫她，她勉強出了堂門，可是正要轉身走時，見她對那鍍金的聖龕門送了一個吻，還輕輕說道：「請你別害怕，不久

我便回來！」

依搦斯修女說：「啊！只要看她祈禱時的熱切，吾主耶穌，聖母，聖人等怎麼能拒絕她的要求呢？……」

她拜過苦路，地上往往留有淚痕，足見她的愛情，是怎樣地懇摯。她把自己的眼淚和痛苦之母的眼淚已混合了。她對於耶穌的愛情，和立在十字架下痛苦聖母瑪利亞的愛情，幾乎是沒有分別。

她和天主密切的結合，在許多事情中，可以證明：

一八〇二年六月七日，她發願的那早晨，大家預備着進堂，參加典禮。可是拔拉母母却並不在場，有人找她，只見她坐在庭中核桃樹下，當時她周圍的一切事物，她已完全不聞不見，她出

神不動，原來她已神現於天主的面前，彷彿她已享見了天主的性體。當她從那玄樂之境甦醒，人家引她到祭台前，她還沉醉於神樂和熱情之中。那時，她把自己奉獻給她那全善全美的淨配。

一次旅行，車子在路上停留了兩點鐘，以便人馬都可休息。修女們都坐在林邊一個斜坡上，吃完她們簡單的乾糧，拔拉母母便離了衆人獨去祈禱。當動身的信號傳出，總會長長母母並不按時蒞臨，人人都去找她。車夫等不及她，甚至於聲言要趕車先走，結果終算找着了她：原來她躲在荆棘叢中，已完全神往於天主的性體中。當她這般精神飛越的時候，人家幾乎無法使她甦醒上車。後來，一整天，她還是完全沉醉於天主之中。

在她的小跪凳上，她一切不聞不見，目光下垂，注視不動，

總之她對於一切見聞，都已失去知覺。有時修院裏有人和她商議事情，見她如此形景，不敢驚擾她，等了許久，終於走近她說：『我的母母！你快要完了嗎？』『我的妹妹，你是曉得的，我終不會完的。』『這是她溫和的答辭。

有好幾次，在領主之後，她精神飛越，彷彿已超升入天，滿被了天上的榮光。一位管堂修女曾講道：『有一次早晨，我在聖堂內，看見我們的母母，正對着吾主，發出熱愛的言語，她以為沒有人在跟前，等到看見我在跟前，便問我謝聖體的時刻過了沒有：實際已過了三刻鐘，於是她命我關窗，我如命做了，那時我見堂外天色陰晦，但堂內不知有什麼光亮圍繞着我們的母母。她命我關窗，沒有別的目的，不過要轉移我的注意力罷了。

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二日，正是她的瞻禮。孩子們表演戲劇來慶賀她。孩子們竟也看出她的精神超越，足見她的神越程度，已到了什麼地步：

當時在總會長母前，表演出一條走向耶穌聖心的道路，三個學生，代表信望愛三德，在這道上向着炎熱的聖心走上去，一面高唱世上是竄流之所，天上是永安之處。拔拉母母不知不覺竟如身臨天國，她已神往到天主台前。

照例，戲劇完畢後，她常慈愛地向學生祝賀，院長還得告訴她，學生們得她光臨是何等榮幸。

那天拔拉母母默然不動，兩手合着，雙眼釘住聖心，那時耶穌聖心大概已開了心門容她進去，她出神不答……怎麼辦呢？學生們見她如此情形，也呆住了，她們注視着那可敬的總會

長母母驚奇不置。總教師見到這般情景，只得對學生們直說：『我們的母母還要祈禱耶穌聖心，你們表演得很好，孩子們，現在去罷！』

修女們見她如此，都非常欽佩，但是不免有些着急，因為不知道要經多少時間，她才恢復原狀。一面只得把表演故事的戲台拆卸，結果只剩院長母母，獨自伴着拔拉母母。拔拉母母壹志凝神，越禱過了三刻鐘，才醒過來。她看看四周的光景，剛覺察適才的事情，她說：『你們怎樣玩弄了我！』

她的謙遜

拔拉母母說：『聖若望年老時，常對自己的門徒說：愛德！』

愛德！你們彼此相愛罷！我呢，直到死我要對我的神女們說：謙遜，謙遜，常常謙遜！……」

她因謙遜的緣故，答應了一切事情。

天主爲什麼要選擇她，做聖心修會的創始人呢？

「原來有用的材木，根子是埋於糞土之內的，堅固的建築，也得用粗磚碎石來打根基，糞土或粗磚碎石，豈非都不過是些不值一視的東西嗎？」

她怎樣做到這許多好事的呢？

「好比一個學生，在紙上寫字，聽憑先生的牽引，因爲她知道沒有先生牽引，擅自作主，便不會有良好的成績。」

她怎樣指揮這許多靈魂，這許多分佈於全球的家庭的呢？

「就如沿着大路的柱子，它們屹立不動，然而指示着應行的路程。」

她怎樣在她的書信中，散佈了許多神修的指導的呢？

「猶如那些造假鈔票的，他們爲自己印着判案的證據。」而且她用怎樣活潑雋永和肯定的口氣去寫她的覆信。

她辦公室內所需要的小用具，是謙謙遜遜地請求和接受來的。就是日用的水，火，燃料等等，她都非常節儉省用。她反覆地說：「我們是貧窮的，我們該如窮人度日。」她決不耗費光陰。在散心時，她一方面談論；一方面編織襪子，她說：「我每年只

織得三四雙襪子……賺得的錢，那裏够我的生活費，我不是靠修院生活的嗎？」

她對於手下的職員，因謙遜的緣故，常常盡量服從她們。

同樣，她順從萊卡米 (Recamier) 醫生之命。他是看護她的。一八四八年的冬天，天氣十分寒冷，拔拉母母感染了很利害的支氣管炎，然而她逃避了看護的監視，仍到堂裏去祈禱。那地方冷得如同冰窖。萊卡米不見她在房內，知道她終在堂裏，便到堂裏，開了堂門，走到病者身旁，想顯出嚴厲的顏色來責問她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拔拉母母默然起身，離了她那地方。於是那好醫生告訴她知道，她是怎樣不知小心謹慎保重自己……晚上，有人送了一架火爐和煤來，另有一紙上面寫着：「萊卡米醫生的藥方。」她因聽命的緣故，祇好接受。

當她建設瓦肋乃路修院，拔拉母母願意，不論如何，總得樸素，她極力反對華麗顯貴的外表，她把那奢華的比龍旅館改成一
個樸素簡單的修院。

聖女屢次說：稱聖心會的修女爲「貴族」，實在不稱，要知道聖心會第一個母母，便是一個工人的女兒，一個桶匠的女兒。……有人說我的父親是個葡萄園主，這是在衆人前想要抬高他，其實我的父親是做桶的，是賣桶的，我要教修會裏的衆人知道，只在吾主耶穌基利斯督身邊，才是光榮，耶穌在他父親聖若瑟的作場上，也是個木匠……

若是我們修女們，以前沒有住過平民住的陋室；若是我們以

前的臥室，勝過了理髮匠，竈下婢，跟班，小廝們所住的房子，那末我現在在這比龍旅館內，心裏總覺得不安，這比龍旅館內的花園，可以和盧森堡(Luxembourg)花園相媲美，因此不久便哄動了巴黎的貴族到我們這裏來……」

她自從小到老，一生不愛讚美，就是因地位關係所引起的尊禮，她也表示厭惡。

聖心修會五十週紀念的一天，耶穌會的總會長羅當神父(Père Roothan)對她說道：「一個修會能把它的會祖保存到這樣長久，在聖教歷史上，還沒有這樣的先例。天主的婢女答道：『就是因為無人像我這般愛惜自己，這不能算是我的光榮。』」

當天念晚經時，在聖三修院，有一篇很長的演說，讚美聖心會和聖心會的總會長·聖女不憚之色，顯然可辨·她緩緩地離開她的座位走出聖堂·她問本院院長道：「這司鐸的名字叫什麼？……別再請他到我們堂裏來講道了！……」

在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，又有同樣的事件發生·那天正奠放因瓦理 (Boulevard des Invalides) 新總院第一塊基石·那演說家向着工人和羣衆喊道：「朋友們，被聖教會降福的一塊基石，將要在五十七年以來，天主自己爲聖心修會奠定的一塊活基石面前，被建築家安放到基地上去。」

「啊！不智的好人！」拔拉姆喃喃自語着，一面她想起身走開，以避免萬衆目光的注射；她感到難以述說的不自在。

紐約總主教——許赫主教 (Monseigneur Hughes) 和她談話，說起美洲聖心會修院，怎樣受到她的策勵她的影響而趨於穩固。她感到不自在，頓時閉口不言。

那主教出去的時候說：「原來讚美你們的母母，並不是件幸事。」拔拉母母却也對看門的說：「噢！我的神女！別再延請這樣的客人進來！……」

她總不許人家替她照相。有一次，有人想乘她不備偷偷地攝取她的肖像，不幸沒有照着。她對那不幸的照相家說道：「親愛的母母！你看！你不明白，本來你就不該攝取我的面容，你該把我對於衆人的愛情，攝取下來，那末或許還能留些跡象下來！」

她又笑着說道：「看！我的神女！這叫做空白的肖像！請別再試吧！」

她判斷自己，懲治自己，她的良心是怎樣地嚴厲，怎樣的精審。有一天，她承認自己的錯誤說：「我昨天在客廳裏，遇見一位侯爵，他陷於貧困可憐的境地，我對他表了同情，但只在人情方面，我表示憐憫，却沒有談及教友方面的本分。我能利用有力的言語去勸勉別人而不勸勉，這是重大的錯誤，耶穌！只要我一啓賤口，便能爲你挽留一個靈魂，而我却失之輕忽，竟爾遺忘，豈非我愛情之淺，才如此嗎！……」

這件事情，確使我們的聖女，深切後悔。後來她說：「我知道挽救的方法了。我將送一打襯衫給侯爵，他會親自來謝我，我

得祈禱聖母，助我補救我的疏漏，疏漏是我重大的錯誤：啊！假使我不忠於自省！……這便是我每天告解的理由！」

仁愛

仁愛，在聖女瑪達肋納索非身上，就如一道發源於耶穌聖心的河流，它灌溉一切大小生物。在它流域之內，它輸送幸福與恩惠。

她這種仁愛，在各種行為中到處顯露着：

爲天主的光榮，有宗徒的熱情，

加惠於一切懦弱的人，

憐憫一切受苦的人，

敬愛一切有一二美德的人。

1 傳教和宗徒的事業

天主在這世界上最大的工程，就是聖教會。這忠於聖座的女兒——拔拉母——尊敬教宗為耶穌的代表，順聽主教的命令，極為謙恭。

然而聖教會，不只是代表羅馬，不只是代表自己的教區……聖教會是基利斯多神妙的軀體，這神妙的軀體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年齡，因為既然全世界還沒有完全加入聖教，它普遍性的傳佈，便還沒有達到標準的階段。(R.P.Charles)

聖女瑪達肋納素非年青時候，已明白傳教使命的重要。聖教會既是一個神妙的軀體，一切信友便都是這神妙軀體的細胞，他們都有發展這軀體的義務，就是傳佈公教，使之擴充到全球的使命；假若這是每個教友應盡的職責，那末在修會方面，當然更是不能怠忽的任務。聖心會開始的時候，拔拉母母就想向遠處進行。一八一八年，她就已遣使一位最熱心的神女杜賢母母 (Mère Duchesne) 往路易西安省 (Louisiane)，開始進行教育事業。這熱烈如火的靈魂，不久是要得到列聖品的光榮。她的生活史，敘述她一生的非常事業，和三十五年間毫無成績的徒勞。可是撒下的種子，一入泥土，雖然一時不見端倪，不久，便以一倍百地結了百顆。北美合衆國有了三個會區，和一個人數最多的初學院。

杜賢母母死前，陸射母母 (Révérende Mère du Rousier) 曾以會祖的

名義，到那裏去祝福她，並且把設立一座新修院的願望委託給她的熱心。蓋因她的熱心，不久便將受到天主的賞報。那時所計劃的新修院，便是智利地方的修院，她們的願望不久便實現了。

在拔拉母母生前，加拿大和安弟爾羣島 (Antilles) 已有聖心會修女的足跡。露西瑪德洪母母 (Mère Lucie Mathévon) 委身於波多瓦多米 (Polowatomies) 的印弟安人都落內，有三十多年之久。路易西安至今還有聖心會辦理的學校，專為培植從事農作的黑人的子弟，此外也注意到別的事業。

不久，在一八八〇到一九〇〇年中，聖女瑪達肋納索非的修女們，已到達了比魯，阿根廷，哥倫比亞，墨西哥，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地。

聖心會達到非洲，是在一八四三年，那年，亞耳熱 (Alger) 的

修院首先創立。埃及地方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八年也已有聖心會修院的設立。比屬剛果則成立於一九二五年，和一九二八年之間。至於中國和日本也先後都有聖心會修院的設立。

拔拉母母用她的傳教熱來羅網全世界，她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。而且因各等學校的設立，如小學，中學，師範學校以至大學的建立，間接輔助着傳教事業的進行。蓋傳教事業，豈僅限於講道付洗而已，由拔拉母母的事業，才使聖教會在智識界和社會上有了相當的地位。

2 她對貧人的慈善心腸

有一天，拔拉母母看見好些泥水匠睡在烈日之下，她憐憫地

說：「這些可憐的少年人，他們以為睡在牆陰下，想不到太陽光會移動的……」

她便叫人拿好些手巾來，親手輕輕地一一代他們蓋在臉上。她預料他們醒後，定將把手巾一一歸還，所以預先關照，不要收受。果然，他們要把手巾歸還，因為拔拉姆母拒絕在先，他們心感極了，都喊道：「你們的院長怎麼這樣慈善！」

另一次，她患病在床上，人家把午餐送到她的病室，她由窗口，看見許多工人，正也在用午餐，偶見其中一個，躲在荆棘叢後面，獨自吃着乾麵包，拔拉姆姆看見，立刻把她自己的麵包挖空，把所有的肉和菜都裝了進去，用紙包好，然後揷鈴，對送飯的修女說：「請你把這包東西，代我送給那坐在荆棘叢後面的人……」

有一個掃烟囪的孩子，拔拉母母很可憐他。他每早來輔彌撒，撒彌完畢，由花園出去。拔拉母母正在養病期間，所以仍在房裏用膳，她從窗口，看見孩子走過，孩子偶回目注視，遇到聖女同情的眼光，便走向窗前……他得到了桌上一切所有的食品，並且還許他搖動一棵果樹，搖下的果子，讓他儘量帶走。

管廚房的修女們，見盤子空了……以爲她們母母的食慾已復了原，很是滿意，可是經理母母驚訝着，因爲一天只有那一餐有這樣的成效。

他日彌撒過後，她要探知究竟，結果發見了這件秘密。原來拔拉母母不只在物質上幫助，每次她還教他聖教要理。那孩子允許她以後願終身忠事天主。

當她在馬木鐵 (Marmouther) 時，有一個窮人到門口來乞食，手裏牽了一條鎖着的狼，以引起那些好奇者的觀看。那好母母的心慈極了……她願釋放豺狼，讓牠恢復森林內的自由……後來她對看門的修女說：「爲那野獸，至少給牠一頓好的食物，至於牠的主人，給他一筆大哀矜。」

有一個修女，畏怯地走來向她說：「母母，有一個婦人，陷入了可憐的絕境，她的丈夫，把一切所賺的錢都去喝酒，這母親該養活四個孩子，她每天在某旅店做工，可是又不給她工資……現在，那可憐的婦人，在籃子內帶着她的碗碟，她說她的小孩子都嗷嗷待哺，現在要求聖心仁慈，施捨一些口糧……」

「等一會，我要到廚房裡去找些豐盛的食品，你把那媽媽的

籃子拿來，今晚，我要使那些孩子，飽餐一次，我還要到鄰近的仁愛會修女那裏去，替他們想想法子。」

一次有一個有身分的人來求見她，她正在朝拜聖體，她推辭了，可是一轉瞬間，一個賣炭的女孩子叫她，她立即離開聖體，到客廳裡來接見那孩子，和她講話並且教她要理。

有一夜，她因實在困倦極了，心裏雖然感覺抱歉，終究不曾出去接見一位熱心的意大利公主，可是不久，她記起她曾允許去看那些在修院內的洗衣女工，她仍起身走到她們那裏去，提起精神和她們每個說幾句知心的話。

她神女中之一便喊道：「啊！母母，在你跟前，愈卑微，愈

貧窮，才愈幸福呢！」

做了她的神女，那才更幸福呢！她對待她們，體恤入微，她大公無私的精神，以及對待修女們遭難家族的誠懇慷慨，真是無以復加了。

在她神女們中間，她對待那些助理修女，尤其愛護倍至。

有一天她說：「在我們這小修會開創的時候，幸賴這些助理修女們有力的幫助，她們肯犧牲自己，她們的行爲實在和她們「助理」之名相稱，她們是我們勞苦不倦的伴侶。在過去患難的時候，她們給予我們意外的助力。而且因她們中間幾位和耶穌聖心有着密切的關係，無形中便免除了我們的困難。因爲，假使她們在耶穌聖心前，不做效瑪爾大那樣謙卑的地位，那末她們所加於我們的助力，未必便有這樣完美的成績。然而她們甘心隱身在卑

微的工作中，我們的奢望，我們的希冀，便不得不借重於他們的暗助。我們當時，因為經濟關係，不能不幹着家常雜務，譬如掃地抹桌之類，因為校長母母和當教師的修女，不便在學生前捲起衣袖，做那些工作，因此她們只得被遣到臥室和擱樓上去灑掃，而那些助理修女們，則不妨在教室裡，學生面前做那灑掃洗抹的工作。我們到處不是少不了她們的幫助嗎？

有時，拔拉母母走過助理修女們的會集室，她常進去看看她們，口裏說着：「祝你們平安。別害怕，是我，你們可憐的母母，從百忙中，抽身來看看你們。我一天到晚所接觸的是煩瑣的事務，是各地各等的人，至於你們，你們只須和聖母，聖若瑟一同幹着納匝肋的家務，你們所做的，他們都做過，耶穌一到作工年齡，也和他們一同做着；所以你們現在所做的，耶穌和聖母聖若

「瑟，也都做過。」

耶穌基利斯督曾經掃過房子，洗剝過菜蔬，聖母曾經生火烹煮；……所以，幫助你們做這些珍貴的事務，也實在是我們的一種快樂！」

天氣冷了，如果她遇見一個助理修女，她便握住她們矻凍的手，使她們得到她手上的暖氣，有一次，她對一個助理修女說：「可憐的神姊，你的內衣太舊了，太單薄了；……這羊毛裙已太破舊，不足取暖，跟我來，我藏着一件厚軟的，讓你穿上，舒服一下。」依搦斯修女很能體貼拔拉母母的善心，她把舊的洗過，去送給無衣可穿的窮人。另一方面，拔拉母母自己去囑咐管理衣服的修女道：「新羊毛衫應該留給年老力衰的，舊的不妨給年輕有力的，她們一做事務，身體便自暖和。」

那些助理修女，辛勤一生，到了暮年，拔拉母母願意她們休養，如果那些助理修女習慣勞力的工作，不知內性生活的神樂，那末她必親自去開導她們，啓發她們；讓她們知道，當一個人年老殘廢不能作事時，多拜聖體，常和耶穌同在一起，自有神樂可尋。

她滔滔不絕地講論這些話：「當一個人的體力衰頹，那末只有用祈禱和活潑的信，望，愛三德去發展超性的性命和永遠保存天主，便是最好的方法。」

有一次，拔拉母母正在患病，一個助理修女在彌留的時候，她扶病起身去看視那助理修女，依搦斯修女見她如此，喊道：「母母，請你不要因爲一個助理修女，加重了你自己的病體，……」她答道：「有一個助理修女，難道不是耶穌聖心至神聖的淨配

嗎？……」

在聖心會這個團體裏，確然產生了不少偉大的德表，其中尤其值得記載的，便是馬麗拉帶斯特 (Marie Lataste)，這位修女的修成，全賴拔拉母母的栽培提拔，她小時候，僅僅是一個貧窮無知的小女孩，拔拉母母親自教她信德道理，親自引她走上修成的道路，甚至外面的一舉一動，她都不憚煩倦地去教誨她，指示她，後來這位修女，在初學期去世，她同伴中一個說道：「她並沒甚麼奇特的地方，她所做的，也就是我們衆人所做的，但是我們衆人，沒有一個能像她那般做得完善！」

3. 她對於病人的憐惜

她的神女們一有疾病，她必躬自去看視她們，那時，那些修女睡在矮小的氣樓上，她上樓時常喊着說：「我上這種矮樓未免要觸動前情，我小時候不便是在霞尼矮樓上完成我的教育的嗎！」然而她領着醫生，穿過窄狹的走廊，上樓去看視她們，親親熱熱去詢問她們的需要，便利她們領聖體的機會，她說：「當一個人患病在床，最痛苦的，便是不能領主。」

她對於年老殘廢的修女們加意愛護，格外珍惜，因為她們是有功的，且還在世上戰鬥；她對待她們，體恤溫存，無微不至。其中有一個，因自己患着麻痺症，需要常有兩人輪流更番去看視她，她對拔拉母母說，我這樣累人，寧願耶穌聖心帶我進了永世吧！拔拉母母聽了興奮地喊道：「啊！母母，你的祈禱，怎麼這般不近情理，這樣，不是使我喪失一位相處已久的老友。而且，

你尙未戰勝，便想去進永世，到那裏去做些什麼呢？恐怕不過到煉獄去拖延幾時！那末，倒不如留在世上，和愛着你的老友們，再相處幾時，因你的忍耐，因你的苦痛，安知不加增了我們的聖寵呢！」

修女中有死亡的，拔拉母母都去送終，每一次的永訣，都使她非常傷感。但她能在傷感之中找到一種安慰，她說：「我的神女們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少缺點，但是你們瞧，每一位修女到臨終時，個個充滿聖德，死得很好，這原因無非因為在我們修會裏充滿着服從的德行。每一個修女，我覺得都有絕對的服從。她們在我手中，好似一個皮球，我要擲到東，她們便向東，我要擲向西，她們便向西。」

當她看望病人的時候，往往能發生非常的效驗。

到了杜冷，在比厄蒙，她曉得有一個學生正在患病，病勢危險，拔拉母母就到病房，對那小病女說：『我的孩子，這是你的母母，用主耶穌之名來降福你。』說着，便在她的額上畫了一個十字，那寒熱病立刻減退。過了幾天，孩子日就痊好，她對她的同伴們說：『我見到有一個十分和善的母母來降福我，是她治好了我……』

最著名的，是治好了龔弗朗初學院的修女末乃斯羅夫人 (Mine de Monestrol) 的病。

這初學修女腦中生出了外症，感覺異常的痛楚，只得施行危險的外科手術。她的左邊已完全麻痺；預備在龔弗朗，施行手術，

當地的幾位外科醫生，已到巴黎去找手術器具。

下午三點鐘，初學院全體修女集合，預備伴送聖體與這病女，拔拉母母也在那裡，收受那將死者的誓願……後來由病者自己講述：『發願以後，我見我們極可敬的母母起身和我接近，她在我的額上畫了個小十字，那時她憂形於色，好像是在祈禱……這時我灼熱的頭正依在她手中，不料這樣接觸之後，我突然感到一種奇特的感覺，我的全身如被沸瀉，立刻，我覺得不由自主，彷彿一種能力運行到我全身，我就此痊愈……』

那時幾個初學修女，剛下病房樓梯，並不知道什麼，只見拔拉母母忙着出來，面紅激動，出着神的樣子，她遇着她們，對她們說：『快到聖女斐洛默納祭台前去，替我許願，若是你們的神姊好了，在一年裏，將派定一個修女每主日領一次聖體專為光榮

她，還要加點一盞油燈在她聖像跟前。」

大家散了，初學院裏一如恆狀，病房裏，不准何人進去擾亂那病人，只讓她安睡休息。

到了晚上，拔拉母母找了一位特別信任的初學，就對她說：「你強健的體格，使我想到今晚把看護你神姊的責任託付給你。她稍好一些，我希望你們兩人都守好緘默，她有點激動，最好你睡在一張椅上，遠離她一點，更爲妥當。」

後來這修女講道：「我如命行事，我們兩人默然不交一言，但是，那已覺痊好的病人忽然對我談話，她說：「神姊，我頭上放着的冰，覺得太冷，請你代我拿掉，讓我好好睡覺。」

——「怎麼辦呢？我想，那末當然只有依從她的要求使她能够安睡。」

我們兩人，後來都熟睡了，醒來我又聽得叫喚：「姊姊，我餓得很厲害呢！」

我知道事情是很奇怪：她又繼續說道：「你瞧，是我們的母親，剛才把手按在我灼熱的頭上，便使我完全痊愈了，這是聖蹟！她知道我已覺察，所以剛才急急跑出病房，不讓我說出來！」

「啊！我想，原來她自己知道發了聖蹟，才故意叫我們到聖女斐洛默納跟前去許願，讓人家相信是聖女斐洛默納的聖蹟，可是這一次，這筆賬得上在我們拔拉母母的冊子上了。」

我們把事情前後湊合，計畫定妥，決定把這事提起議案，於是我記述，末乃斯羅修女和我同簽了名，並註明了日期：我們寫好，天也漸漸亮了。」

翌天，看護修女來看病人，她要求進堂去領聖體，可是，看

護修女深恐觸犯了總長母母的聖怒，因為深知她不願人家覺察她的秘密。拔拉母母呢，惟恐人知道這事情，她戰慄着去看視她的神女，對於昨天的治療，絕口不道一字。那病人依舊住在病房，以後漸漸回復她的初學生活，亦不敢提起她突然痊愈的經過。初學修女們、雖都默然不言這事，但都深知個中秘密，只有尊重着行使上主全能的聖手，和嚴守着這神聖的秘密，因為耶穌基多在同樣情形下，也曾有這一句話：「別告訴人！」

4 她對於萬物普遍的同情

她曾說：「我們該使一切受造之物，得到幸福。」果然，她對於一個蒼蠅，也一視同仁地用仁愛去對待牠。當牠飛進牠的臥

室去取暖時，竟受了一冬的優待，保護，她給牠食物和棲息處。她愛一切花草，一切樹木。她欣賞平安美麗的晚景和落日。一切美麗的景色，偉大的自然，都使她神往到造物主。她尤其愛護一切動物。

看見羔羊，她便想起上天之主，善牧者，天主之羔羊。

這裏偶爾遇見了一隻逗留在田野間的羔羊，她抱在懷裏，送牠歸羣。

那裏碰到了一隻掉在石灰池的綿羊，她冒險去救牠起來。

在亞爾薩斯(Alsace)的根采(Kienzheim)地方，拔拉母母動身離別時，一隻羔羊，忽然依依不捨地隨着她，悲鳴着不忍和她離別。等到她事畢從巴黎回來，她還記起她的羔羊。牠不幸，遭到一夜老鼠的蹂躪，有人替牠把羊毛收拾干淨，拔拉母母對於那人，

便也感激不盡。

在聖三修院，有一個美麗的牝山羊，名叫畢捨 (Michette)，牠和驢子同住一廐，一次驢子脫了羈絆，畢捨受了一夜的蹂躪，翌天早晨，山羊奄奄一息，已無生氣。拔拉母母一知道這事，立刻便趕到出事地點，坐在山羊身旁，要了麩皮和牛乳，調在她手掌中，親自喂牠。從此，山羊非這樣便不吃東西。拔拉母母竟天天連續這樣去喂牠。她在信裏有時不是這樣寫着說：「我得去喂畢捨，牠這時該餓了！」那山羊也好像很解事，每次有機會，終到牠的恩人面前去表示謝意。拔拉母母病了，牠還到房裏去看她。

好些時，她畜養一隻白兔，每有餘暇，她以牠為消遣品，那小動物，彷彿知道什麼時候，牠應該跳躍，獻媚，討得主人的歡心。到了聖誕，修會裏每一個人，都做一次犧牲，作為獻給嬰孩

耶穌的禮物。總長母母便說：「現在該輪到我了，我將把我的小白兔獻給耶穌：」果然，以後便不再見她玩弄那白兔了。

拔拉母母竟如別的聖人，對於動物，能够發生一種勢力。這些生物俯首貼耳，聽順她的號令，大概因為牠們覺得母母的慈善心，澤及禽獸，不必有所戒懼，才能如此信任。

在羅瑪郎德別墅，有隻獬犬，兇猛異常，沒有一個人不畏避牠。然而牠一見拔拉母母，竟相隨不去，柔順如羔羊，有時還到聖三修院去找她。

一個鴿子，飛進聖堂，三天工夫，沒法把牠趕出。拔拉母母取了穀粒，放入手掌，輕輕呼喚那飛禽，說也奇怪，牠立即隨她出去。

一隻貓到聖女房裏生了六隻小貓，聖女因事赴斐弗朗，這一

窩貓便也遷居別處。幾天後來，聖女回家，大貓小貓隨又全體出現。

園中的小鳥，時來啄食果蔬，使園丁非常失望，然而拔拉母母，則百般愛護牠們。

在巴爾默 (Parme)，有隻喜鵲卡查，拔拉母母散步時，牠必跟隨她，在她左右或飛或跳。卡查認得聖女坐着寫字的窗口，日中，當百葉窗關閉的時候，那聰明的喜鵲飛向窗前，棲息在窗框上，用翅撲着，用嘴啄着，馬麗修女便不得不開窗讓牠進去。假如拔拉母母爲牠預備餅屑，那末牠便站到牠書桌上。那時如有修女來見總長母母，必向卡查問好。牠呢，飽食以後，便想睡在聖女旁邊，不幸，有一天，卡查落水死了，人家在水潭裏發見牠的屍體。

一個嚴寒的冬天，冰雪遍地，一隻麻雀，凍得發抖，勉力飛進房屋，幸運得很，牠掉在拔拉母手裏，她暖牠，保護牠，不讓別人來害牠，她說：「這可憐的小東西，既然信任我們，向我們求助，我們怎能辜負牠的信任呢！」她於是照顧牠，到翌天，麻雀恢復氣力，振翅飛去，牠愛自由勝於舒適。

她聽見兩隻小鳥在枝頭唱歌，便說：「可愛的小鳥，你們真幸運，你們從沒有得罪過你們的造物主。」

另一次，鳥鳴鬧醒了她的好夢，那時，她已失眠多晚，然而她非但毫無怨望，反這般說：「小鳥們，你們有理，這個懶人應該讚美天主的時候去睡覺，真該吵醒她才是。唱你們的讚美歌，替代那些辜負義得罪天主的人去讚頌天主吧！你們，至少知道完成你們被造的目的……」

這些類似的事蹟，不一而足，當然，不能稱之爲聖蹟，但是，拔拉母母的慈憫之心，和她威格萬物的一片至誠，於此可見一斑。而且，不但是一種僅足引起興趣的韻事，尤可使人欽佩的，是她超性方面的修養工夫，達到了何種境地！

聖人白達 (Bède le Vénérable) 曾說：「公正忠直，悉心順從造物主意旨的人，能够使被造之物也都忠順於他，又何足爲奇呢！

」那末拔拉母母不是悉心忠順於造物主的一個嗎？……

第五章

聖女瑪達肋納素非教育家

她的教育原理

她對於幼童特別的愛情

爲貧苦子弟所設立的免費學校

聖母會的設立和避靜神業的領導

當法國經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，脫離了恐怖時代的黑暗悲慘之後，拔拉母母正從事於她的建設事業，但是她的建設，不祇是物質的事業，她尤其要復興青年們的靈魂。

她說：「我活在世上，不過要把十五年以內，沉淪在恐怖時代，毫無培植，毫無修養的那些青年靈魂，復興起來，振頓起來，然後奉送歸聖教會。」

一八〇〇年，法國社會漸漸恢復到穩固的狀態，因為基督教義和聖教會已有了相當的基礎和地位。

聖心修會為光榮耶穌聖心，便完成它特有的，主要的任務：教育培植青年女子。因此，聖心修會的修女們，都得認清她們的使命；都得了解她們的職責是何等重大。既然，青年女子，都是些未來的國民之母，那末她們的劣優，影響到國家，社會的前途，是何等有關係。

因此，當時的教育，第一注重宗教信仰，因為，它是教育的基礎和目標，其餘一切當然也相當注重。這些青年女子既然預備

膺受重大的託付，那末當然要才德兼全，才堪應付。所以各種應用科學和藝術都列入她們的教材，尤其注重的一點，就是要她們習於勤勞，嫻於家務，總之，合於婦女地位的一切條件，應有盡有。這些，也就是那時聖心修會的教學程序。

聖女瑪達肋納素非不論在那種情形下，她的思想，都升騰到天主。例如有一次，她看見一位修女正在看書，她問道：「你在這本金邊的書裏，看些什麼？」——「我在拉馬丁 (Lamarine) 的作品裏選取詩材，讓那教員給學生們讀，她正忙於改卷，無暇及此。」

——「好的，讀幾節給我聽聽，假如有些詩句，足以激發感情或高尚思想，那末我將心獻給耶穌：這種情感足以灼熱我枯燥的心！從前在霞尼，我的哥哥曾教我這樣做，當念到了古典文學裏

的不朽名著，偶一觸動高尚思想或情感，那末隨即把這些思想和情感，應用到天主身上去。」

上面所說的課程標準，實行了二十年以後，依據經驗所得，在一八二〇年，那些辦理教育的修女們，開了一次會議，預備再編製新的校章。

我們如果稍一觀察耶穌聖心修會教育行政人員所有的成績，對於她們辦事的幹材，便不能不感覺驚奇。按照過去的成績和經驗，她們把一切問題，用非常高明和實際的方法來解決。她們大部分都是多年熱心從事教育的教育家，聖女瑪達肋索非固然學問淵博，就是別的修女，大多也都學問高深，才能出衆，她們不但精通拉丁希臘以及其它各國文字，就是科學藝術方面的智識，也實在超過了時代的限度。

對於各級社會生活，她們也各有研究和認識。修女們中間，有的，親身經歷過大革命時期的痛苦生活，有的嫻於宮庭禮俗，習於貴族習尚；有的熟悉中級社會的生活狀況；至於低級社會的貧困生活，她們也有相當的認識。因此，一八二〇年的會議所產生的校章，實在是面面顧到的一種完美的章程。就是聖心修會的反對派在檢舉這新章的短處而加以非議時，實際却反承認了它們的長處。

聖女瑪達肋納素非一心要栽培她部下的修女們，養成她們爲未來的教育人才，所以在一八二七那年，她特地聘請了教育專家特路肋神父 (P. Druilhet) 來演講關於教育的題材，尤其注重教師在教學上應有的條件：對於自身應如何明瞭自己的職責，應如何增進自己的智識和道德；對於學生，應如何注重德育和智育。

聖心修會初期，修女們的工作實在是繁重而又複雜的。她們每每夜以繼日地工作着，甚至會祖加以干涉阻止，她寫信給她們，要她們至少睡絕對必要的六小時。她們得編課本，編好以後，教師得手抄需要的一部分。她們得製繪地圖，編世系表，而且，還得自己削鵝毛筆，因為寫作不輟，鵝毛筆尖，每須削成整百，方始够用，就是這項工作，已很煩瑣。直到後來，鋼筆尖發明應用，才能免去這項瑣事。再後來教科書印行，練習本銷售，那才逐漸省力。有一天當拔拉母母看見整批學校用品由文具商人送到，不禁喊道：「神女們！神女們！你們現在當教員，省力多了，克苦的機會實在減少。當我們教書的時候，什麼東西都不齊備，我們只有整張的毛邊紙，我們得截開，摺齊，做成練習本，分給學生們，這些工作，都是我們假期裏的副業。然而當時學生們的

成績，並不因為課業用品的簡陋而減色。啊！我們專心一志，認真實踐我們的第四誓願……那時教室裏的燭光，是何等黯淡！燭花得常剪，油燈又漏油，火爐不是冒煙，便是熄滅，一時滅了又得等待好久，才有人來再生；但是師生們的精神，煥發振足，教室裏仍然虎虎有生氣，學業蒸蒸日上，猛進不已。因為學生的成績優越，聖心會教導有方的令譽，頓時遐邇傳遍；徵求我們前去辦理教育事業的，便接踵而至。當然因為是天主的意旨，才能如此。

研究學問，對於聖女，終身視為樂事，不因年齡的老邁，而減退她求知的興趣。她對於求學一道，可說是老當益壯。她永遠希望前進，因此，凡能助她進步的朋友熟人，她都和他們合作。一切問題，她得先認清內容，然後，再加工研究。她雖屆八十遐

齡，然而簡直沒人能有她那樣準確的思考和集中的精神。她要確切知道學生的程度，便在學生考試時，蒞臨旁聽。她一壁編織絨線，一壁靜聽每級學生的口答，她很專心地聽，當學生背述歷史上的戰爭時，她聽得出神，幾乎像身入其境；凡學生背述時，她留心細察，如果發現學生能明瞭書中主旨，能自己參加意見去推論引證，那末她興奮到極點，隨時去幫助那受試的學生。於是她放下編織的絨線，摘錄她以為應加改良的要點，她計劃到當時的和未來的施教方針。有時，她談論到某項課程，應如何擴充教材，才能使學生有深固的基礎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她流露出她學問的淵博和她應付各種問題的高見。但是不久，她一覺察，恐怕自己謙德有虧，便立刻這樣說：「我的哥哥真有卓見遠識，他把文法，史地等科，盡心教我，使我對於這些科目能有相

當的認識，不錯，既然我得畢生和你們這些有學之人相處，那末我這些學問，好算什麼呢！」

拔拉母母的教育原理，雖然沒有什麼專著或論文，但是散佈在她書信和談論之中。她的教育理論可說是全部在這些往還的書信中，在那裏，可以找到不少關於教育的方法和訓示。教育兒童，她主張要強毅化，她說：「愈愛之，便愈不媚之；真正的愛，不在撫摩姑息。」

她所怕的，並非孩子的短處，缺點。她以為只要意志堅強，便凡百可救。一次，有人告訴她，某某學生，性難駕馭，她便問道：「那孩子毅力如何？如有毅力，在她身上，我們將來不怕沒有成就。——教育的態度，第一要有堅決的精神，使受教者，去惡從善務須徹底；這樣，她們將來自會感覺好處。」

一次，一個溺愛不明的母親，在學校的會客室裏對自己女兒說：『我把你送進這裏聖心學校，爲的是在家裏鬧得不成樣子，傭僕們都因你辭退，你真教人難堪呢！現在你在這裏，母母們倒滿意你！』——孩子聽了，很老實的答道：『媽媽！在家裏你千依百順，我樂得闖鬧脾氣，這裏，如要使性，却不成，那末我不如乖巧些。』

拔拉母母聽了這段對話，便有如下的感想，她說：『現在的社會，就有這種不合理的情形，所以我們得反抗。聖心會的建立，原在補救家庭教育的不足。對於幼小的，我們固然要做她們的母親，對於年長的，我們還得教導她們，將來怎樣忠於家國，怎樣教育兒女，爲人妻母。』

她雖然主張嚴格，不予放縱，但是她對凡百事情，首重正義

，她說：「對於孩童，切忌操切；因為這種年齡，最易息忽。所以只要知道孩子的心意純正，毫無惡意，表面上的過錯，便無有不可寬恕的。」

學生中間，有幾個性情不易駕馭的，但是拔拉母母常常庇護她們。一天，其中一個，犯了過失，理應受罰，孩子知道無法可免，除非請求總會長母母開恩，或可挽回。她便設法躲過教師的監視，私自走到拔拉母母辦公室，想把事情顛末告訴她。正在這時，忽然聽見幾下扣門聲，她知道事情不妙，定是總監母母來報告她的罪狀了，她要避開她，一剎乃間，便藏在傢具後面，果然，她聽見總監母母來陳述事情的經過原委，同時她聽到拔拉母母為她緩頰求免，她這樣說：「她是一時的性子，想來沒有什麼惡意，她的心志是不錯，將來我希望她能克制自己的脾氣。」

孩子聽了，不覺感激涕零，深悔自己的不是。後來她認錯賠罪了事。從此，她被拔拉母母軟化，深知改悔和克制自己。

拔拉母母深愛樸質和溫柔兩種長處。她對待新生們，溫柔體貼，無微不至，她要免除她們離家之苦，不讓她們有人地生疎之感。

一個學生後來講道：「我記得初進聖心學校時，因為不能習慣，終致患病不起。拔拉母母每天來看視我，為我講述故事，以解我的鬱悶。那時我有一個大洋娃娃，她親自為它穿衣，甚至親自為這娃娃織了小襪穿上。我的長女還玩過這雙小襪。可惜現在丟了，否則真是聖女珍貴的手澤呢！」

聖女瑪達肋納索非要栽培她的修女們，合於她的理想。她以爲一個教師，第一要有母親的心，然後教育學生，庶無勉強之弊。

· 聖奧斯定曾說：「愛，然後爲所欲爲。」這句話和聖女的意思正暗合了。修女們汲取了耶穌聖心裏的愛情，去愛兒童，用愛的教育去教育兒童；猶如聖母瑪利亞去愛她的天主子，去教育她的天主子一樣。

她們各人用各人的特長去教育兒童，是不錯的，但是通力合作，團體的成效，當然又較個人爲勝。下邊的例，很可證明：一個母親問她的女兒道：「你一年之內，變得如此之好，是那個母親把你改造了？」——媽媽，不是任何那一個，但是是全體的母親。」

這種教育的原意，第一是要給子學生一種切實的學問，可是修女們還注意到學生各方面的發展和普遍的智識。聖心修會的教育主旨，重實際而不尚虛名，求實學而不在炫耀，在在可以證明

·總之，她們要提高學生的人格，她們循循善誘地改去學生的壞傾向而並不消滅她們的個性。平均地，和諧地，她們要發展青年的活力，她們要陶冶兒童的良心，使她們深明現世的生活，並非一種目的而僅是另一種高超生活的過程；一個人要盡好自己的責任，才能達到最後的高超生活；她們要鍛鍊兒童的性格，去應付生活上的困難。她們的格言就是這句：「要入天國，享受極樂的境界，非得努力奮鬥不可。」

她們要使青年感覺到放射信德的光彩是一種需要，一種熱切的願望。

聖女瑪達肋納索非這句話：「一個聖心會的學生，決非只顧獨善其身的人。」已深印到學生們的心裏。總之，聖心學校的校訓，是發展宗教進行會事業的先導。

聖心會對於教育的理想既如此，那末施行的方式，當然不能不注重權威和自由。注重權威，就是說學生對於長上，應知尊敬和服從，但另一方面，學生應有相當的自由。學生在游散之外，不論上課自修，隨時隨地，都得嚴守靜默，時有教師監視；但是學生並不受什麼拘束，她們在學校，如在家裏一般自由。因為教師實際就是她們的慈母。聖心會的修女，得宜一種特別的誓願：「獻身為青年服務，做青年的慈母。」所以師生之間，雖有相當禮貌得遵循，然而融和的空氣，誠摯的感情，互相協調，彼此了解。誠如會祖常說的：「聖心學校校章第一條，是不騷擾別人，不窘困別人。」

學生就是出校以後，可說沒有一個是遺忘了的。師生之間，還是保持交誼，繼續往還。拔拉母母和畢業離校的學生，不是繼

續着永久的通信嗎？

爲保持校方和學生間永久的交誼起見，拔拉母母還設立了校友會和聖母會。這樣，學生雖然畢業離校，各自東西，以後每年，仍可照常會集，一同避靜，重溫舊事，把母校的精神重振，把信德的光芒重揮。因此聖母會便在一八三二年開始成立於里昂（Lyon）

聖心學校常常供着「可奇母后」，目的在使學生瞻仰慈顏，感想到純潔的典型，理想的懿範。原像在羅瑪聖三修院內，這像是一八四四年一位修女的手筆；當時由教皇庇護九世親口命名，稱之謂「*Mater Admirabilis*」。後來，凡在這像前熱心祈禱者，靈驗異常，因此羅瑪人心感之餘，咸呼之曰（*La Madonnine*）小聖母。（慈母之意）

聖心會的教育，實在是一種完美的教育，因為，智育，愛育，活育，都有平均的發展；本性的見解有超性的動機來提高；師生同學之間，有家庭的融和氣象來調和；所以雖然種族不同，言語各異，非但不足分離她們的感情，反而團結得更密切。

她對於幼童特別的愛情

有一天，總會長母母去看過小學宿舍之後，自語道：「現在該去看大學生的宿舍，否則，人家將說我偏心多愛小的……」

其實何嘗不是如此呢？……

她說：「為預防這些孩子沾傳罪惡和世俗惡習，所以我創立了聖心修會，啊！假如我能和這些領洗的孩子在一起，引導她們

預備初領聖體，爲我是何等幸福！」

又說：「耶穌聖心在無辜的孩子心中反射出來，那是何等美妙！：當我想到教育青年，是我們修會的使命，是我們第四誓願的目標，我不禁欣喜欲狂！然而我得終日處理修會的行政事務！至少，讓我常常親近這些小寶貝，便是我的至樂！：」

爲實行她上面所說的願望，果然在一八四四年，她自任爲聖三修院內的小學部主任。孩子們聽到這消息，鄭重地說道：「是的，她是我們小學生的總主任，聖心會所有的小學，就是美洲的聖心小學，也都是她做主任呢！教皇知道的，我們已告訴過他！

：：：
「」

當小學裏的看護教師，偶而帶了一個幼稚生，走進總會長的辦公室，她是何等的高興，孩子初見生人，當然有些畏縮，但是

總長母母慈愛的接待，糖果的賜予，快樂的交談，心內立刻感覺舒適，這時候，一隻識巧的貓走來，增加了總長母母和孩子談話的資料，牠彷彿把她們一老一少的感情連繫得更形密切，於是互相抱着吻着。總長母母一壁說道：「我見了你，怎地歡喜！」來時啞口無言的孩子，此刻已滔滔不絕地說着講着，依依不捨地表示無限孺慕之忱。

到了考試的時候，對於小學生，拔拉母母喜歡親自發問。她的教桌傍，圍了十二個俊俏的臉，她對其中最小的——一個問道：米蓋脫 (Miquette)，第一個人，天主怎麼造的？——母母，天主用泥土來造肉體，至於靈魂呢，他這樣說着，孩子抵起足尖，湊近母母的臉輕輕吹了一下。

這種天真的舉動，引起了全堂的哄動。拔拉母母呢，把孩子

抱吻着，並且聲明這口純潔無辜的嘔氣，使她記起耶穌在建立聖體時對宗徒們嘔氣的情形。

瓦叻乃路的寄宿學校，人數一天一天加增起來，巴黎貴族都把孩子送到那裏去受教育，那些七八歲的小女孩子，穿慣綉花或飾有花邊的美服，驟然要換上樸素的藍色制服，往往感到不快而流淚。到了飯廳裏，又不免有別的不如意事。

拔拉母母知道這種情形，便囑咐教師們，切勿操之過急。這些習於舒適的小女孩，一旦要她們摒棄華衣美食而去穿粗布衣服吃青菜蘿蔔之類，當然要激起她們的反感。教育之道，在於循循善誘，讓她們漸漸感悟，自動學習好模範，那才有良好的效果。所以在這開始的時候，不必勉強她們換制服，讓她們的衣服，沾上些墨漬；她們衣服上的花邊絲帶之類，遊戲時撕破之後，將來

自會感覺不便，要求改換。至於飯食，給她們喜歡吃的，還加上些糖果之類。告訴管廚房的，預備這些東西，是我送給小學生們吃的。你們瞧着吧，不久，她們看見老學生的好榜樣，會自願放棄這些東西。

那時在駐留巴黎的公使館和領事館裏，彷彿已傳遍了這句口號：『把你們的孩子送進瓦肋乃路聖心學校。』果然，按址進校的異國學生，源源而來。有一次，三個中國學生，她們是三姊妹，亦進了聖心學校，拔拉母母是怎地愛護她們。

這種寰球人種的集合，使拔拉母母感到興趣，她看着各種不同的面貌說道：『看這些不同的面貌；有的是灰色的，有的是粉紅的，有的是黃的，甚至還有黑的；這簡直是一幅三王來朝圖；爲吾主耶穌，照例一視同仁。這些小靈魂，現在到聖心會來受教

育，將來回到本土，會把善種分播，完成一部分宗徒的專業。」

聖女對於孩子雖有特別好感，可是她並非溺愛不明者。

一次，正午打三鐘以前，小學生排隊魚貫入飯廳，飯廳門口擱着一塊木板，板上那時正有一盤糕點，上面撒滿糖屑。看護教師偶然走到隊伍的前面，後面一個小學生，乘機抵起足尖，伸出舌頭，在糕上舐了一下，在後的亦照樣舐一下，其餘的小學生，亦一一照樣舐了一下。拔拉母母那時正在樓梯上看着，見到如此情形，不禁好笑，她推推身傍的修女，教她不要作聲，且看這些孩子默無聲息地演着的一幕趣劇。

後來她對身傍的修女說：「我們且下樓，去看那些新長出來的白鬚。但是我不預備去責備她們。」事後，她囑咐以後如有糕點，切勿再放在孩子們達得到的地方。

一八二〇年，她駐留瓦叻乃路修院，當時，曾手植大柏一株。這樹長得很快，在拔拉母母晚年已綠集成陰。就在這棵柏樹的陰影下，聖女常集合一羣孩子，這些孩子，都是生性剛強，難以駕馭的。但是一見到聖女慈祥尊嚴的臉，一遇到她含着聖愛的眼光，她們都爭先恐後，趨奔到她身邊，拔拉母母的一言一動，都足使這些孩子就範不動。年齡小一點的，都坐在她的足旁草地上，有的坐在她的膝上，她一隻手，得讓她們逐一輪流吻着。在她身後，一簇較大的學生圍繞着她。一等到那些最小的離開母母去跳躍嬉戲，她們立刻緊湊向前，圍住了她們的母母，注視着她放射愛火的眼。她們屏息凝神，傾聽母母的言論，或和她談心。

有時，在大柏樹下，拔拉母母請小學生們吃點心。某年，小學生的人數剛達到七十二。然而這年冬天，拔拉母母正患着支氣

管炎，不能起床去實踐她的諾言。因為她曾說過，小學生的人數滿了耶穌門徒的數目時，她得請她們吃好點心。小學生等得不耐，都喊着說：『我們的母母，難道她還不知道我們的人數，已達到了七十二的數目嗎？』

終於，在一個和煦的春天，依孺斯修女奉命來請這些小宗徒去赴拔拉母母的茶會：『小姐們！總長母母知道你們人數已到了七十二之數，今天下午四時，恭請你們茶點。』

『我們都來！我們都來！請你先代我們道謝！』

別的修女，知道這項消息，說道：『依孺斯修女做夢呢！總長母母僅僅起床，就是總助理母母們，怕煩擾她，還不敢多去和她接近，難道她可出房請小學生了嗎？』

但是走過廚房，確然聽見管理廚房的修女在吩咐道：『總長

母母剛才叫我到她房裏，囑咐我今天下午四時，預備七十二份精美
的糕點：『無疑，總長母母請小學生們吃茶點了！果然，四點
鐘到了，一羣孩子，三三五五，燕子般的飛向總院大路。可是，
美中不足，拔拉母母，還不能親來招待，只能在窗隙裏和小學生
見面。於是，她囑咐監護修女說：『我渴望一聽我七十二門弟子
的聲音笑談！既然我只能從窗隙裏窺見她們，所以我只好說
一聽』。然而非得教她們靠近我的窗口才好，多給她們果子露，
讓她們自由歡呼談笑：『我聽到這些；能使我恢復活氣，假使我
能恢復活力，不是每個人都感滿意了嗎？』

真的，她少不了孩子。後來總院的院址，距離瓦坊乃路稍遠
了，不能和小學生們接近。她情不自禁，寫信給校長母母說：『
好母母！我渴望孩子：請你載兩三車給我；今天四時，我請她們

用茶點：」

她常對教小學生的修女們說：「把永久的真理灌輸到孩子樸質天真的心靈裏去，是多麼有趣的事！在孩子純潔無玷的眼光裏，聖洗的水晶光瑩然。我在這裏，靜靜地辦理修院的一切行政事務，這是事勢使然。以前我雖在辦公室，遠處孩子們的歡呼笑談聲，傳入我的耳鼓，彷彿詔告我說：『你在工作，不錯，但是你爲謀兒童們的福利而工作，爲救兒童的靈魂而工作。這些靈魂，都是耶穌寶血的代價啊！』這種詔告，給子我不少神慰，但現在，我得不到這種快樂，然而我仍需要吸取這些青年活潑的春氣，我們不是爲這些青年獻身的嗎？：所以，你們，是聖心修會中最幸運的一部分：」

不久，總院辦公處，又遷回故居，仍和瓦肋乃路聖心學校鄰

近。那時，往來於學校和總院之間的司閫，每次有事報告總長母時，准許她們攜帶幾個幼稚生去見母母。大概有人不以爲然，她便說：「怎麼！兩三個小孩子，牽了司閫的衣服來見我，難道就妨害了我的職務或攪擾了和我對談的人嗎？決不會的：一切獻身於青年教育的修女們，都應注意這些取悅於學生的小事情，否則學生們在學校裏，怎能感到家人父子之情呢？若是一個聖心會的修女；沒有這種眼光，那末她簡直沒有明瞭自己聖召的A B C。她還配做聖心修會的修女嗎？她不是僅僅和一個普通的學校教師一樣嗎？：」

爲貧苦子弟所設立的義務學校

照拔拉母母的意思，凡是聖心會建立修院的地方，都要附設平民義務學校。她以為凡修女能在平民身上盡些義務；或是教導貧苦兒童，或是扶助平民家族，那是她們的特權，她們無上的幸福。

當一八三二年時，歐洲疫病蔓延，死亡相繼。拔拉母母見到無數失了怙恃的兒童。便在羅瑪和公弗朗兩地，創設孤兒院，以資救濟。這種事業，曾一度繁榮，並推行到其他城市。可惜，受恩深重的孤兒，似乎未能領會到所受的德意。

聖心會所設立的學校，大多祇收女生。但是拔拉母母愛護孩子的的心，初無男女的軒輊。她撫愛男孩，一如撫愛女孩，因此，雖然他們生性好弄，一見拔拉母母，都馴服柔順如綿羊。在馬木錢時，她和男童，曾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發生。她有時寫信給管理

男童學校的修女們：「你們的男孩，我簡直寵愛他們，假如我能親自管教他們，引導他們認識耶穌，愛戴耶穌，那我將感到怎地的幸福！至少，我得送他們一些衣帽之類。」

所說馬木鐵的故事，事情是這樣：拔拉母母正在巡視當地修院，一天，在她臥室窗前，望見一簇男孩，由花園取道赴校。行行重行行，他們遇到一棵大樹當前，舉頭仰望，則見鮮紅的果實纍纍滿枝，這些孩子，見到這些成熟的李子，那一個不是嚙涎欲滴，想一嘗禁果的滋味。一聲呼嘯，帽子齊飛，樹枝震搖，果實落地，於是前擠後擁，爭先恐後，喧嚷着去拾取他們的掠獲物。

拔拉母母看見如此光景，還縱容不問麼！她終於加進干涉：「頑童先生們，你們對於禁採的果實，是這般巧取豪奪的麼，而且你們還把餘剩的都糟蹋了。你們得受罰！」

損失是賠償了，不合理的行爲是求恕了，因爲大家都怕開除學籍。拔拉母母最後的忠告是這般結束：『如果你們要果子，不妨要求，但是不可擅自私取！』

那些頑童終於感化，他們以後就把這句話來詔告後人。

避靜神業的領導

聖心會修女每年避靜的領導，使許多人：除了聖心學校舊生和當時在校學生之外，如貴家的夫人們，聖母會會員，女工，教員，看護婦等，都能身受避靜的神益。

在巴黎，幸有天主上智的安排，使聖女得到了不少有力的輔助。如拉味讓神父，朋勒華神父和奧利文神父等，(RR. PP. de Ravignau, de Ponlevoy et Olivaint) 受了聖女的委託，都竭誠相助。用他們

的熱心，口才，以及溫和謙遜的行爲，使他們領導的避靜，有了極好的成績。但是他們却不願歸功於自己。拉味讓神父說：「拔拉母母的行爲，沒有一件是私人的，因為她避免一切私意的參加。但是她確然存在，她確是一個熱切動人的靈魂，不過她的靈魂，已和天主溶合爲一。」

在這避靜時期裏，瓦肋乃路的小學生們，是感到非常興奮。原來，當六百個夫人雲集在聖堂，經壇，神功架前；當那些車輛長蛇般地排列在校門前大道上；那些穿着各色制服的車夫僕從簇擁一處，尤其其中好些都是她們熟識的；那末怎使這八十個好奇的孩子，不激動分心呢！

看護教師利用這個時期，鼓勵她們去克制自己，犧牲自己。她便在小學生前建議，誰爲這些避靜的夫人，做了一件克己的工

夫，便記在紙條上，塞入一個信箱。後將在總長母母和領避靜神父前開視。結果開箱的日子到了，紙條上寫道：「我吃了好些蘿蔔青菜，爲的是要天主感化這些講究吃喝的太太們：——我今天去練習鋼琴，並未遲延時刻，希望這些太太們快來避靜和告解，亦不遲延：——我耐心聽那唱歌的老教師，希望這些太太，聽神父的道理，和我一樣有耐心。」

拉味讓神父看過這些紙條，親來向小學生致謝。他以爲避靜能有好效果，安知不是因着這些小學生的克苦和犧牲呢！：——

一天早晨，神父做完彌撒，正在謝聖體時，忽然聽見一陣異常的聲音，來自隔室。開門檢視，原來，看護教師缺席，四十個孩子，爬在書桌上看院子裏來往的人。他毫不遲疑，走進她們的教室。這些孩子知道自己辜負了教師的信任，做出這樣越規的行

動，個個覺得羞慚滿臉：

『大學生望彌撒的時候，小學生却在此胡鬧！你們的教師呢？』

『她和別人在一起：』

『我很喜歡來監視你們；我們且講什麼叫做克苦！』
監視教師回到教室裏的時候，則見全堂孩子，都在出神聽那尊嚴的神父講話呢。

無論什麼事情，如果發現了什麼壞處，拔拉母母無有不設法改良的。當避靜的時候，那些僕從，常聚集在學校的庭院作種種惡戲，引起小學生們的注意，她便商諸赴仁愛會參加聽講的先生們，為這些僕從，同時組織一種集會。一舉兩得，一方面那些僕從，可去參加有益於身心的集會；一方面為小學生們，免去了分

心的機會，而且還利用小學生們因勤準上課所得到的獎金，做一種善舉，就是讓她們自動捐助給僕從們，做他們搖彩的彩品。

這種有趣的善舉，竟引起小學生向善的興趣。以後，她們每遇祖母們賜給的銀錢，常悉數攜往監護教師處，要求她為她們處分。拔拉母母知道這種情形，她以為利用這機會為窮人請命，是很好的。不過應當有節制。

小學生中有一個十歲的孩子，每次屆新年，常常得到不少禮品，有一次，她對她的祖母說：『好祖母，你給我許多玩具，我很感激，但是要給我合意的東西，頂好先徵求我的意見。譬如今年，我希望你送我幾担黃沙，去舖滿聖心學校的一個院子。』

祖母聽了，不勝驚異，喊道：『送幾担黃沙給你！誰教你要來這個來的？』原來，的確是小學們預先籌劃好的計策。她們看見

自己院內鋪着黃沙，雖在雨天，不致泥濘載道。而她們還有很好的皮靴。至於平民學校裏三百個孩子，穿了破鞋，在污泥地上掙扎，實在不便。所以，她們爲善心所驅使，商定要送幾担黃沙給她們鋪地。拔拉母母聽見這項息消，不勝喜悅。她說：「啊！啓發均富濟貧的思想，正是我們聖心修會神聖的使命。耶穌聖心，才是協和貧富階級的調人。」

第七章

結局

聖死

榮典

結論

年復一年，拔拉母母已屆八十五高齡，一天，她寫道：「假如我以前工作得更勤，此生或早已終結，現在我去死不遠：已往不諫，猶期來者可追！」

她活潑的信德，不因年老而衰退。她常喊道：「我在永光之

中，已見天主的真實，世間一切，爲我僅如幻燈般的虛無？」——天她在孩子面前亦同樣喊着。孩子不明所以，坦白地問道：「母親，你在永光之中見到些什麼呢？幻燈裏見到的，不必告訴我們，因爲這是我們所知道的！」

拔拉母母驟然聽到這種問句，出自孩童之口，不覺深深地感動，默祈聖神光照，然後用淺顯的比喻講明她們所要求的答覆。那些兒童聽到這些新穎的道理，都出了神，母母偶停片刻，她們便要求繼續再講。結果，那次道理，凡是在場聽講的，都深銘不忘。

她和大學生們末次的會集，也是很值得紀念的。她們講起天堂，那時拔拉母母年老力衰，說話時暗不成聲，學生們湊近她，才能聽她講話。她說：「我這次到你們跟前來，覺得有一種悲傷

的印象，是的，一種痛苦的感覺：和我親愛的孩子們相聚一堂，我已希望了好久，現在是實現了：可是，我覺得憂愁，因為年事太高，去世的日子為期不遠，照我這般年齡，很能夠說：恐怕這是我與你們末次的會晤，我是怎樣的愛你們。但是我有一種懣藉的思想，要不要告訴你們什麼思想？我想：不，我決不至和我親愛的孩子們永訣的。我將來還能和她們相見，和她們相親。你們知道在什麼地方？……不錯，在天堂，在那裏，我等待你們，你們願意到那裏來找我麼？以前許多老學生，在離校前，許過這個願：永遠不重重得罪天主，常盡好為人在世的責任。她們都能忠守她們的宣言，你們呢，親愛的孩子？你們願意不願意有這樣的宣言？——我們都願。這是二百個學生異口同聲的一聲答覆。——那末好的。我心很覺快慰。假如以後我和你們分離，我便可以這樣

想：我並不和他們永別，不過我在天堂等待她們，她們將來會到那裏來找我，我們於是永遠聚首。——說完這一套話，只見她神色超然異化，口中還喃喃爲一羣心感的孩子們祝福：

她這種超塵絕俗的態度，與時俱增。有一次，一個司閹的女僕曾眼見她這種情形，下面就是她目擊的景況：——拔拉母母正在寫信，忽然按鈴叫我，我應聲而往，只見她在出神。她既不聞開門聲，步履聲，亦不見我矗立她面前。我問她何事喚我，她亦不聞。她雙目大張注視天上，臉上則容光煥發，嘴裏，斷斷續續熱愛地喊着耶穌聖名，最後，又喊：天堂！天堂！我見到這種情形，感動萬分趕忙跪下。這樣過了好多分鐘，拔拉母母的手才慢慢放下，她的眼睛亦不復上注。她漸漸恢復常態，突然覺察我在場，她心慌意亂，彷彿一個學生正在犯規，突然被人發覺了一般。

爲難。她要掩飾自己，便指着桌上凌亂的紙張，對我微笑着說：「天堂是這些勞力的代價，有時候，我很感疲乏，非得休息一會才好。我有時頭痛，眼睛痛。」她找到一個託辭，把我打發走。無疑，她已忘却爲何叫我的緣故了。」

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一號，正值耶穌升天瞻禮前一個主日。那天，她和一切相愛之人告別。下午一時左右，她到修會裏去參加散心，對修女們說：「今天我急於和你們一面，因爲瞻禮五我們得和耶穌同登天國，升天之前，我們不是該有一次最後的會晤嗎！……」

大家聽了她的話，不過以爲是一種熱心的比喻，所以並不在意，誰知她竟完全實踐了她所說的呢！

當時，她取出馬木鐵男童學校裏寫來的幾封信，教修女們讀

，一封寫道：『我們祈求天主，使你長壽綿綿常能和我們在一處！』她聽了搖首表示不以為可。另一封寫道：『母母，我求天主，讓我能到天堂去和你相會。』這次她聽了喊道：『啊！在那裏和他們相會，我才高興呢！』

出了會集室，在花園裏遇見助理修女們，她對她們說：『我可愛的神女，常常修好謙德，因為你們知道，德行的梯級中，如果缺了這一級，便永不能升登天國的。』後來她又遇見園丁，她和他講起一些園藝和栽花的事情。她和顏悅色，一如往時；向每個人她都告別了。

當天下午，她和聖心學校裏正預備初領聖體的學童們一同望了降福。降福後，她遇見一位主教談話，致那些學童，未能和她有那最後一次的聚首。她曾經說過：『一個聖心修會的修女，到

死應該手持軍械。』意思是說到死要攻擊自己的私意。這裏，她違反自己的意願，犧牲這一次的會晤，她不是徵實了自己的訓言嗎？」

翌天早晨，她一如往時，五時起身後，卽進堂祈禱，望彌撒謝聖體的時候，亦一如往時，熱切虔敬全心溶化於天主之中。直至八時半，才做完這些神業。那時她還並不感覺什麼，後來回房辦公，開始寫信的時候，忽然舉手按住前額喊道：『噢！我的頭：我的頭！』幸而正有助理修女在側。原來她實患了腦充血症。不久，舌部麻木不能言語，她曾經說過，如蒙天主原宥，讓我在臨終時不作一言，以免後人學舌，則何幸如之。現在她如願以償了。

修女們見她已屆臨終階段，火速爲她預備最後聖事。她雖不

言，然而直至最後，她保全她的知覺。

三日夜，她默然忍受病痛。修女們在她病床四周，更番輪流祈禱不輟。升天瞻禮的晨曦甫動，則見這垂死的臉上，突然呈異態，一種平安的神色，一種靈魂超越的情態，一種聖善幸福的表現，在這臉上盡情顯露無遺了。如是者歷三小時。在場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嘆為觀止。

終於，晚上十一點鐘，受過教皇庇護九世的祝福以後，便安然長逝了。她不是說過，瞻禮五日，我們得升天國。現在，在這天的最後一小時，她隨着耶穌升天去了。

這位謙德圓滿的瑪達肋納索非拔拉母，是這樣平安地追隨在一千三百十八位聖心會修女之後，把靈魂交給了天主。

五月二十九號是她舉行喪禮的日子。在總院裏舉行過追思彌

撒，與禮的人，列隊送喪到公弗朗修院。親近過她的人，不論貧富，都保持着一种感激敬愛之忱。小學生們，甚至失聲痛哭，張臂哀號，彷彿要挽留她們聖德的母母似的。

二十五個初領聖體的學童，享受了護送靈柩的特恩，她們隨着大學生，一直伴送到公弗朗修院。她們白色禮服之外，披上黑紗，圍繞在靈柩四周，形成一個潔白的花冠。禮畢回校，這些學生還採集了許多紫堇，紮成花球，放在坟上。她們說道：「我們的母母，看見這些象徵謙德的花球，會知道我們亦有心效法耶穌聖心和母母的謙遜呢！」幾星期以後，這二十五個學生，又列隊到總母母坟上去致敬，其中一個的花冠，因抽籤的結果，輪到放在祭台前的榮典。這白玫瑰的初領聖體禮冠，繫上黑紗，襯了軟墊，放到祭台面前。上面還寫明這一句：「小學生贈送給總長母

母的最後敬禮。」

榮典

當一八九三年，拔拉母母真福列品的議案提出，開棺檢驗的時候，則見屍體完好，雖然旁的東西，都已腐爛不堪。在場的觀衆，無不驚奇讚嘆。

一九〇四年，因聖心會在法國暫時封閉，這珍貴的屍體，便移葬熱德 Jato 修院的墓窟，該地就在比京不魯塞爾左近。此後，直至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，拔拉母母榮膺了真福列品的尊銜，舉行榮典儀式之際，才重把遺體取出陳列。則見依然完好如前，於是這不朽的遺體，珍重地收藏在一個鍍金的銅盒裏，然後放

在聖堂進門處飾有雕刻的一座祭台下。

此後，一九二五年五月廿四，福女瑪達肋納索非拔拉由教皇庇護十一世列入聖品，從此，真福品的尊號，又晉陞而為聖品。聖心會在全球各處的修女和學生們，聽到這項消息，莫不歡欣鼓舞，額手稱慶。

一九三四年，熱德地方，建了新堂，預備接受聖女瑪達肋納索非的遺體，以便任人瞻仰。

那時，一位年屆七十的夫人，亦來參與新堂祝聖典禮。她正是聖女的親戚，這位親戚，擔任全堂的鋪地費用。她說：我贈獻的禮物，是鋪地的地板，那是一種卑下的禮品。我既為謙德圓滿的聖女的親族，贈送這種卑下的禮物，似乎最為相宜的。在貴族中，我們雖有親戚，然而又何如聖親的可貴呢！

這位老夫人又說：「記得我的祖父，就是聖女的從兄，常對她的子女和孫兒孫女說：『孩子們，你們記住，你們有一位姑母或祖姑母，將來得名聞遐邇，流芳百世。』」

這話現在果然實現了，聖女瑪達肋納索非拔拉之名，不是全球聞名了嗎？甚至白人，還建築聖堂，供奉她的聖像，以顯揚她的轉求之功。

假如一天，你到羅馬聖伯多祿大堂去巡禮，在進門處右方，許多修會創始人的行列中，你會找到拔拉母母的白石雕像，這像正好在聖女德肋撒雕像的後面，旁邊還立着一個女孩子的雕像。

拔拉母母的雕像，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落成，全體用整塊大雲母石雕成，計高四碼半，重十八噸；女孩雕像高三碼有奇，重五噸。

此像居高臨下，彷彿在眷顧着全世界的兒童，祝福着全世界的兒童

結語

自一八六五年以來，接任聖女瑪達肋納索非之後，爲總會長者，計已七位。她們的國籍，雖然不同，然而竭誠努力，爲修會宣勞，則志趣相同，見解均有獨到之處。

在一九三七那年，聖心修會的修院，分布在全世界者，共計二十四區。修女人數已達六千八百四十八人。學生人數，則已增至三萬七千三百二十八名

（完）

